



鐵拳

匡倪／文●

夫狷傳／字題●

民澤胡／圖挿●



鐵拳

匡倪／文●

夫狷傳／字題●

民澤胡／圖揮●

那一大片水窪子，在薄暮時分看來，更是蒼茫。水窪子的水並不深，所以一眼望去，全是丈許高下的蘆葦，這時已是深秋，蘆葦的尖端，都揚着潔白的蘆花，一陣風過，蘆葦「刷刷」地擺動着，蘆花飄揚了開來，就像是一場大雪一樣。

那大水窪就是出名的文安窪，緊靠着文安窪的，就是文安縣的縣城。

天色漸漸黑下來，一羣羣水鳥，投進了蘆葦叢中，可是，有一大羣水鳥，却聒噪着從蘆葦叢中飛了出來，接着，便是一陣「噹噹」聲，一隻小船，從水窪中，慢慢地搖了出來，靠近岸邊。

那小船上有一個人和一匹馬，那馬骨架高大，看來像是一匹好馬，但是卻實在瘦得可憐，一根根肋骨，全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樣的馬，一看就知道是經過長途跋涉，背着主人走了不知多少遠路了。

那人，是一個身形長大的漢子，滿面風塵，他看來很疲倦，一下又一下地搖着橈，也不停地在想些什麼。

船慢慢地接近岸，等到離岸還有一丈五、六尺，那漢子拋出了一股長繩，緊接着，身子一挺，已從船上一躍上岸，他在岸上，拉着繩子，慢慢地靠近岸。

船終於被他拉得靠了岸，他低聲吆喝着，那馬兒四蹄騰起，也離船上岸了。一上了岸，抬頭就可以看到文安縣縣城，約在半里開外處。縣城內外，炊烟四起，那漢子牽着馬，呆望了半晌，嘆了一聲，翻身下馬，慢慢向前走去。

他一上了岸，就只是抬頭看了看前面黑壓壓的縣城，並沒有再打量別的，是以他也未曾發現，在岸上不遠處的一株大樹底下，坐着四個人。那四個人都是一色的玄青勁裝，一臉的精悍之色。

他們自那漢子一躍上岸起，視線就未曾離開過他，那漢子騎着馬，慢慢地向前走着，那四人的目光，便也跟着轉動，等到那漢子在樹下停住之際，四個人互望了一眼，其中一個叫「朋友，請慢走！」

那漢子呆了一呆，抬起頭來，四面看了一下，才看到叫他的人是在樹下，這四個人也都已站了起來。那漢子在馬上拱拱手道：「四位是叫我麼？」

在他拱手之際，那四個人又互望了一眼，目光停在那漢子的雙拳之上。那漢子身形高大，可是他的雙拳，却更是大得出奇，每一根指節，都高高凸起，看來就像是兩隻鐵錘一樣！四個黑衣漢子之中，走出一個人來，也拱了拱手，道：「正是，敢問閣下，是從哪裏來？」

那漢子見問，嘆了一聲道：「今天一早，我就離開了子牙鎮，渡過了四十里水窪，才到此地。」

那黑衣人又問道：「閣下到文安城去，有何貴幹？」

那漢子皺了皺眉，像是很不耐煩，但是他還是回答了那人的問題道：「我要去見見勞總鏢頭。」

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很平淡，那句話，其實也極爲普通，可是他話才一出口，那四個黑衣人的神色，盡皆陡地一震，喝道：「是他了！」

馬上的那漢子，還根本不知道他們四人這樣呼喝是什麼意思，只見其中一人，着地便滾，在他滾動之際，精光霍霍，已然掣了一柄短刀在手。

他的動作，十分之快，接連兩滾，已滾到了馬腹之下，精光閃動，鮮血迸濺，馬兒慘嘶，人兒驚叫，那黑衣人又已滾出了馬腹，一躍而起。

那簡直就是在眨眼之間所發生的事，那馬兒的兩條前腿，已被齊膝砍了下來，馬兒向下一倒，斷腿亂蹬，那麼大的馬身，也在不住發着抖。

馬一倒地，那人自然不能再在馬上存身，他發出了一下驚怒交雜的呼叫聲，身子一挺站了起來。

他剛一站起，砍斷了馬兒雙腿的黑衣人，又揮動着短刀，滾了過來。那漢子反手一掌，打在馬頭之上，馬兒倒地之後，還在不斷哀嘶，但是那漢子一掌打下去，「撲」地一聲之後，就沒有了聲息。

那漢子的疾滾而至，刀光霍霍，又向那漢子的雙腿砍來，那漢子身形拔起，避開了兩刀，大喝道：「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在此害我？」

隨着他的問話，只聽得「鏗鏘」之聲不絕，另外三個黑衣人，對那漢子的回答，便是各自拔出短刀！

那漢子一面問，一面斜斜向旁掠出，背靠大樹而立。

突然彎了一彎，本來是一拳擊向右面的！這一來，便變成擊向左面了，他拳還未到，那人已覺出勁風撲面，他心知不妙，立時迴劍再向前攻來。

可是那漢子的拳勢快絕，「砰」地一拳，正中在那人的小臂之上，隨着那「砰」地一下響，骨折之聲，清晰可聞，那人大叫着，手臂骨既已折斷，自然不能再提得長劍，「嗆」一聲響，劍落在地上。

那人托着斷臂，痛得額上的汗珠，豆也似大，滾滾而下。

那漢子足尖一挑，將長劍挑了起來，接在手裏，其餘三人，看到了這等情形，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那漢子却嘆了一聲道：「我與你們素不相識，你們又是鏢局中人，爲何一見面就害我？」那四個黑衣人都瞪視着那漢子，一句話不說。

那漢子揚了揚拳，道：「剛才我那一拳，可以擊你面門，也可以擊你胸口，都可以取你性命，但是我卻只擊斷了你的手臂，你也該知道好歹！」

那斷了臂的漢子，面上一陣青，一陣白，冷汗更是下得多。

那漢子道：「現在我也不爲己甚，你們賠我一匹好馬，這就算了，但賠我的馬可得好！」他這句話一出口，另三個黑衣人一起齊叫了起來。

可是那臂骨折斷的人却立時喝道：「你們不是他的敵手，我們走！」

他話一說完，轉身便向前掠了開去，那三人還在猶豫，那漢子却已喝道：「不行，沒有賠我馬，你們怎能走？」

去？」

那漢子揚了揚兩道濃眉，像是眼前四個人，果真是清遠鏢局的人這一點，很使他覺得奇怪。

他隨即點了點頭，道：「相煩四位帶路。」

那使地趙刀的，也已忍着痛，站了起來，他一手按在肩頭上，一面對那漢子，怒目而視。

那漢子道：「我這一拳，只用了一成力，若是我用得力道大些，你那一條膀子就廢了！」

他一面說，一面突然反手一拳，向身後的大樹打去。

只聽得「撲」地一聲響，他那一拳，擊在樹身上，樹上的落葉，紛紛落下，他的拳頭，已有大半陷在樹身之內，他立時縮回了手臂。

在樹身上，清清楚楚一個有兩寸來深的拳印。

那漢子身後的那株樹，乃是遠年的老榆樹，木質何等堅硬，却也被他一拳打得深陷了下去，他拳上的功夫之高，實在是驚世駭俗，令人咋舌的了。

那四個黑衣人之中，雖然仍有兩個，未曾受傷，但是看到了這等情形，却是再也不敢動手了！

那臂骨折斷的人，好像是四人之首，他勉強笑着，道：「多謝閣下拳下留情，請閣下先行。」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你們放心，我豈是背後傷人的無恥之徒，就請帶路，不必囉嗦。」

四個黑衣人又互望了一眼，一起轉過身，向前匆匆走了出去，那漢子不急不徐跟在他們的後面。

不多久，便已進了城，他們進城時，城門已

然半掩，天色也已經全黑下來了，街道兩旁的店舖，早已掛上了燈籠，大街上的一家大賭館前，更插了好幾個大火把。

一路上，不少人向那四個黑衣人打招呼，稱呼黑衣人倒全是叫「鏢頭」的。可是那四個黑衣人却只是低頭疾行，途人都知道出了事，全將目光集中在那漢子的身上。

不一會轉過了一條街，便是一個好大的廣場，在廣場的對面，是一列褐色的磚牆，牆自左至右，寫着「清遠鏢局」四個大字。

在鏢局門口，斜掛着兩面錦旗，在鏢局門口的燈籠映照之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左一面旗上，繡着一個「勞」字，在那「勞」字之下，是一柄新月的彎刀。

而右首那面大錦旗上，則繡着一個「史」字，在那個「史」字之下，則繡出一對交叉的判官筆。

一到了廣場之前，那四個黑衣人的去勢更快，先進了鏢局，他們四人進了鏢局，只聽得局內響起了一陣喧嘩之聲，等到那漢子走到鏢局大門時，又有七、八個黑衣漢子，從裏面搶了出來。

那漢子略停了一停，那七、八個人，都對他怒目而視。

然而那漢子的神色，却十分平淡，他攏着手，也不硬向前走去，雙方就僵持在門口。

但是他們也沒有僵持多久，便聽得裏面一聲聲地傳道：「史鏢頭有請來客！」

一聲聲叫聲，傳了出來，那七、八人，便閃了開來。

那漢子從容不迫，在充滿了敵意的眼光之中

向前緩緩走了進去，他一進門，那七、八人就

跟在他的後面，大門內是老大的一個天井，天井過去，才是石階，石階上是一排亮廳，那自然是大廳了。

那漢子才一踏上石階，便有兩個中年人迎了出來。

那兩個中年人，目光精湛，一望便知道是久歷江湖之人，他們一面打量着那漢子，一面道：「史鏢頭已在廳堂相候，閣下請進。」

他們兩人閃了開來，那漢子一步便跨了進去



那漢子連人帶拳打了下來，來勢像是一隻猛虎。



在立侍人廊中，竟會是一個二十六、七歲，那麼美麗、婀娜的一個少婦！
那漢子緩緩地道：「在下是無名小卒，不值一提。」
史翠蘭道：「尊駕本來說是來見勞總鏢頭，難道見了勞總鏢頭，也是這樣子說法麼？」
史翠蘭的詞鋒，咄咄逼人，那漢子道：「史翠蘭頭問得對，在下姓胡，名千鈞，乃是流落江湖之人，是以不能少了一匹馬兒，這才跟了前來的。」
史翠蘭的臉上，仍然掛着十分動人的微笑，她道：「清遠鏢局中，別的沒有，馬還是有的，別說是一匹，要十匹都有。」
胡千鈞道：「就請史鏢頭命人將馬牽來。」
史翠蘭凝視着胡千鈞，緩緩地道：「你不是說有事要見勞總鏢頭麼？他適好不在，尊駕有什麼指教，和我說也是一樣的。」
胡千鈞苦笑一下道：「現在不必再提起了。」
史翠蘭沉聲道：「胡朋友，我們是開鏢局的，有江湖朋友，找上門來，我們盡力的，定當盡力，但是像尊駕那樣，言詞閃爍，却令人起疑！」
胡千鈞「呵呵」笑了起來，道：「史鏢頭好利的詞鋒，說來慚愧，在下從關外來，一路上聽得人說清遠鏢局，在下又無處棲身，本來是想投到清遠鏢局來，混一口飯吃吃，現在自然作罷了！」
胡千鈞話一講完，史翠蘭的面上，閃過了一絲疑惑的神色，但是她却立即恢復了正常。她笑着，道：「胡朋友有那麼好的身手，張樊兩位鏢頭，一出手就吃了虧，怎會潦倒？」
胡千鈞苦笑着，道：「那別提了，請賜良馬一匹，在下這就告辭！」
史翠蘭微笑着道：「明人面前，不打暗話，我已說過，只要我們辦得到的，一定照辦。」
胡千鈞道：「真的只要良馬一匹，別無所求了！」史翠蘭轉過頭去道：「在馬廄中，找一匹好馬來！」

史翠蘭的話才一出口，立時便有四、五人同聲答應，轉身走了開去，史翠蘭道：「請坐！」
胡千鈞也不客氣，就在史翠蘭上坐下來，史翠蘭望着胡千鈞大得異乎尋常的大手，和指節隆起的手指，她道：「我提一個人，不知胡朋友可認識？」
胡千鈞看來是急於想離去，是以他只是漫不經心地應了一聲。
史翠蘭接着道：「那人在關外極有名，是黑龍莊莊主，黑龍李保隆，尊駕認識麼？」
胡千鈞一聽，陡地站了起來，但是他一站起之後，便立時又緩緩地坐了下來道：「認識。」
史翠蘭又道：「你從關外來，應該知道他的近況？」
胡千鈞突然又乾笑了起來，他搓着手道：「是的，他在五天之前，被我一拳打死了！」
胡千鈞突然提起黑龍莊莊主，見胡千鈞突然跳了起來，但此際，却是史翠蘭聽了胡千鈞的話，霍地站了起來，她的神色，又驚又怒。史翠蘭一站起，大廳中的氣氛，登時為之緊張起來。
胡千鈞也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了。史翠蘭也是在一站起之後，立時坐了下來。但是那種嫵媚的笑容，却已在她的臉上消失了，她問道：「你何以要殺他？」
胡千鈞緩緩地道：「他強搶了一個牧民的女兒，那牧民尋短見時，被我遇到，我赴黑龍莊去要人，動起手來，拳腳可帶眼睛，自是難免的了！」
史翠蘭「嘿」冷笑着起來道：「倒看不出，你還是一個行俠仗義的大俠。」
胡千鈞也沉聲道：「大俠可不敢當，但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本是江湖中人的本份！」
胡千鈞一面在說着，一面也在向四面不斷打量着。
他看到侍立在兩廊中的人，已經向前逼近了三、四步。
而且，那三、五十人的手，都已經放在兵刃的柄上，看來只等史翠蘭一聲令下，便要動手了！

胡千鈞吸了一口氣道：「史鏢頭，敢問黑龍莊主，是你的什麼人？」
史翠蘭神情惱怒道：「你是才從深山中鑽出來的？」
胡千鈞搖頭道：「自然不是，但是江湖上的事，我卻也不是十分清楚，尚請指教。」
史翠蘭一字一頓說道：「他是我的大師兄。」
胡千鈞一聽，神色也變了一變，他站了起來，道：「我看馬已牽到門口了，在下這就告辭了！」
史翠蘭冷冷地說道：「閣下就想那樣走了不成！」
胡千鈞嘆了一聲道：「史鏢頭，黑龍莊主在關外，可稱無惡不作，這種武林敗類，若是撞在史鏢頭的手中，史鏢頭，你肯不肯不殺他？」
史翠蘭冷笑道：「隨你怎麼說，我肯不肯你一人話麼？你想走，除非我這一對判官筆肯！」
她一個「肯」字才出口，雙筆一振，「鋒」地一聲響，雙手已各握了一支判官筆在手。那判官筆，連柄都是精鋼打就的，發着藍殷殷的光彩，她一擊了筆在手，立時雙筆相碰，是以才發出「鋒」地一下響，發出了一串火星。
她右臂向前略伸，判官筆已直指胡千鈞道：「你快亮兵刃！」
胡千鈞又嘆了一聲，道：「算了算了，算我倒楣，我馬也不要了，就此告辭！」
他連聲也不向史翠蘭望上一眼轉身向外便走。可是，他才走出一步，已有七、八個人，一起湧了上來。
胡千鈞立時站定了身子，他甫一站定，立時真氣一提，「騰」地向上拔身而起，這一拔，拔得十分之高，他伸手抓住了一根橫樑，身子倒翻了起來，雙足向屋頂的瓦面，用力兩腳踢出！
只聽得「嘩啦啦」一下響，被他雙足，踢下了百十塊瓦片來，屋頂之上，立時出現了一個大洞。

他雙手在樑上一按，頭下腳上，便自洞中竄了出去。
這一切，可以說是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所發生的事，變故來得如此之快，大廳中的那些鏢頭，盡皆目瞪口呆，只有史翠蘭，立時發出了一聲嬌叱，身子也斜斜向上，拔了起來，自洞中穿出去。
史翠蘭和胡千鈞，幾乎是同時竄上屋頂，相差的時間極微，胡千鈞當然不可能走遠。是以，史翠蘭才一躍上屋頂，胡千鈞「呼」地一掌，已然疾擊而出，史翠蘭也不避讓，一擺判官筆，便迎向胡千鈞的那一掌，想逼胡千鈞撤招。
却不料胡千鈞也不撤招，那一掌仍直打過來。雙方的出手，都如此之快，一拳打在判官筆上，所發出的聲音，就像是判官筆擊在一塊十分堅硬的石頭之上，胡千鈞的變招極快，他一拳擊在判官筆，判官筆向上突然揚了一揚。而胡千鈞也趁那一剎間的機會，手腕一翻，五指已牢牢握住了判官筆，順手向懷中一帶！史翠蘭若是捨得棄筆，再打下去，形勢或會不同。
但是史翠蘭怎肯一上來就失了判官筆？是以她也用力向懷中一帶，可是胡千鈞發力在先，兩人各一用力，史翠蘭被拉得向前，跌出了一步。
史翠蘭的武功，自然不弱，她一步跌出，左手的判官筆，已然向胡千鈞的下頷，疾刺而出。
判官筆的尖端，極其鋒利，那一筆，若是刺中了下頷，那是非死不可的了，胡千鈞心中也不禁大怒，一聲怪吼，右手向旁一移，史翠蘭右手的判官筆，不由自主，向左移去，「鋒」地一聲，雙筆交進。而胡千鈞身形一閃，已然順着瓦面，向下滑下去。當史翠蘭的一對判官筆相交之際，史翠蘭只覺得雙臂一陣發麻，幾乎難以再握得住它們！

(下期待續)

天有不測風雲

要享有幸福·安康·財富

請投保華僑人壽

華僑人壽保險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43號
3812931~10線

中國科幻小說時代到了 倪匡科幻小說全集

柏楊說：倪匡是中國作家中，使科學新知和文學結合的第一人。在文學的領域中，開闢了一個想像豐富的廣大天地。

- | | | | |
|-----|-----|-------|-----|
| ①老貓 | 70元 | ⑭訪客 | 60元 |
| ②藍血 | 90元 | ⑮盡頭 | 60元 |
| ③透明 | 70元 | ⑯原子空間 | 60元 |
| ④蜂 | 90元 | ⑰紅月亮 | 60元 |
| ⑤蟲 | 60元 | ⑱換頭記 | 60元 |
| ⑥屍 | 70元 | ⑲環子 | 70元 |
| ⑦沉 | 70元 | ⑳鬼 | 70元 |
| ⑧地 | 70元 | ㉑大眼 | 60元 |
| ⑨不 | 70元 | ㉒迷 | 60元 |
| ⑩支 | 70元 | ㉓天 | 60元 |
| ⑪天 | 70元 | ㉔玩 | 70元 |
| ⑫仙 | 80元 | | |
| ⑬妖 | 90元 | | |

■函購單冊九折，全套定價一七三〇元，合購只收一三五〇元，八月廿五日出齊。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電話：711-2024·711-7871
郵撥：102221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台灣大學旁)



鐵拳

文／倪匡 ● 題字／傅狷夫 ● 插圖／胡澤民

大仁大義

胡千鈞自瓦面上疾滾而下，落在天井之中，可是兩扇大門，已被牢牢關住，在天井中圍滿了人！

胡千鈞在向下滾來之際，並未看清下面情形。而當他站定了身子時，才發現自己已陷入了重圍之中，他只是略停了一停，這時身子轉動，「呼呼呼呼」，連發了四拳，身子向前，疾衝而出。

他向前衝出的勢子，如此之猛，簡直就像是瘋虎出柙一樣，在他前面的幾個人，都駭然後退。

胡千鈞搶到了門口，一拳擊向門栓，那門栓是手臂粗細的一根硬木，但是胡千鈞拳到處，「拍」地一聲，斷成了兩截，飛到了半空之中。

胡千鈞一刻也不停留，拳一發出，腳也踢出，「砰」地一聲，將門踢開，他也立時向外闖去。

可是，他才走出了一步，便看到一匹馬，疾衝了過來，馬還未到，馬上那人，已經掠起，倏起倏落，落在胡千鈞的身前，盯住了胡千鈞。

那人身形並不高，可是却極其紮實，在他的腰際，懸着一柄幾乎和鐮刀一樣的一柄彎刀。

胡千鈞立時道：「可是勞總鏢頭麼？」

史翠蘭這時，也趕了出來叫道：「總鏢頭，截住他！胡千鈞勉強一笑，道：『勞總鏢頭來了，那再好也沒有，我們可以將話說明白。』」

史翠蘭不住冷笑，胡千鈞還未再開口，勞天行也乾笑着道：「請到鏢局中說話如何？」

胡千鈞道：「好！」

史翠蘭的身子，立時閃了開去，勞天行和胡千鈞兩人，並肩走向大廳，一進大廳，勞天行便抬頭向屋頂上的那個大洞，望了一眼，皺了皺眉。

胡千鈞立時道：「我不想和貴局中人動手，是以別無去路，只好穿屋而逃了，得罪，得罪！」

勞天行乾笑着，道：「閣下這一來，清遠鏢局的人，可難以行走了！」

胡千鈞的心中，陡地一驚，勞天行在講這句話的時候，雖然在笑着，但是他臉上的神色，却已十分難看。

而且，胡千鈞是久歷江湖的人，如何會不知道這句話之中，所包含的嚴重意味？

勞天行等於是在說，他，胡千鈞那樣在鏢局中鬧了一場，如果能由他隨便離去的話，那麼，清遠鏢局的威名，便大受損害，鏢局也就開不下去了！

胡千鈞皺着眉，他決不希望捲入任何江湖上的糾纏之中，否則，以他的武功而論，也決不至於一人一馬，落魄江湖，要到鏢局中去找事情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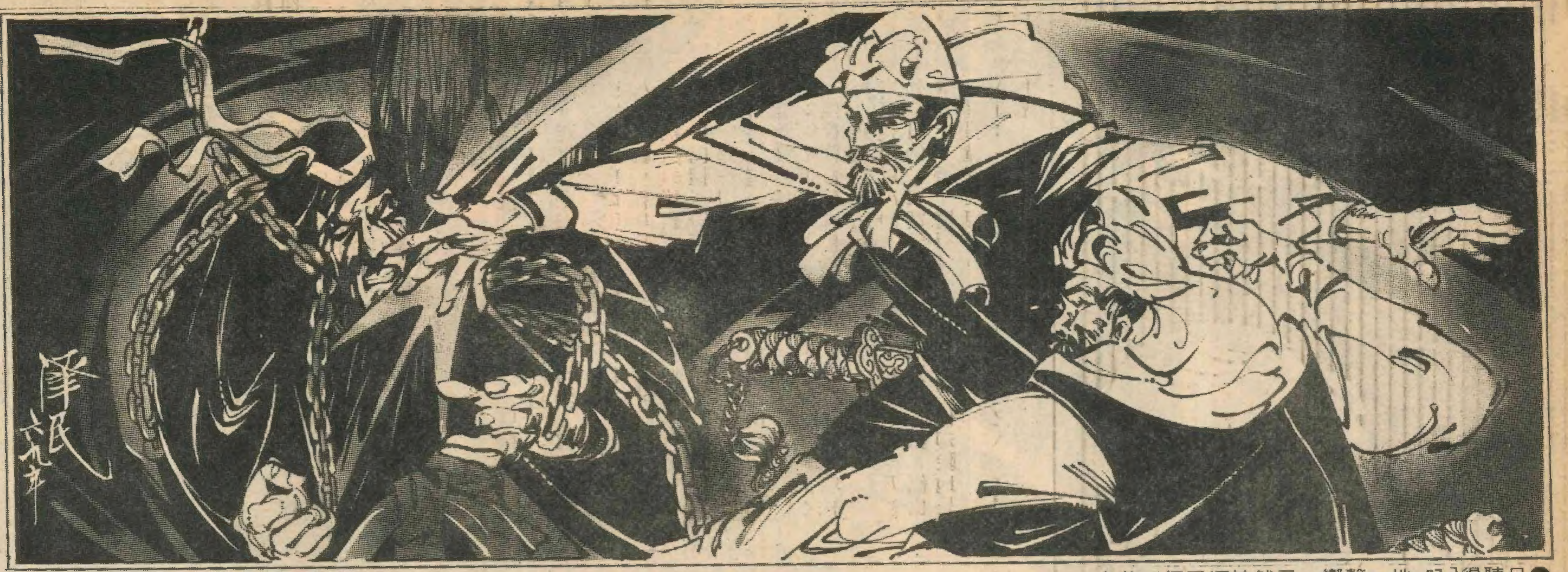
可是，就算他不願意，事情也還是緊逼到他頭上來了！

胡千鈞在關外打死了黑龍莊主李保藍，也是因為實因李保藍欺壓良民，逼得他忍無可忍這才出手的，他怎麼也料不到史翠蘭會是黑龍莊主的師妹！

這時，胡千鈞也緊皺着眉，他抱了抱拳，道：「勞總鏢頭，清遠鏢局威名遠震，小可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不論怎樣，對貴局的令名，皆無損害之處！」

胡千鈞的話，可以說是講得委婉之極，他實在不想生事，因為他天生就不是一個喜歡生事的人。

可是，胡千鈞却未曾料到，吃鏢局這行飯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威名」，威名盛了，鏢車走在道上，就算有



●只聽得「叭」一聲響，已把個正着！

黑道中人，想要動手，也必然有所忌憚，那麼，鏢局所保的鏢，自然也不至於失去。

而如果有大鬧清遠鏢局的事，一傳了開去，威名一失，說不定一遭鏢，會遇到好幾次麻煩！

再加上勞天行本身，也決不是度量大人，是以胡千鈞的話，雖然說得委婉，但是勞天行還是揚着頭，冷冷地道：「閣下自稱無名小卒，未免太自謙了，但若是無名小卒，那更加對鏢局有損！」

胡千鈞苦笑着，道：「那麼，依總鏢頭之見當如何？」

勞天行冷冷地望定了胡千鈞，道：「依我之見麼？文安城中，來往客商，江湖朋友極多，胡朋友你開了鏢局，只有委屈你一下，鐵鍊加頸，鎖在鏢局的大門之前，也好讓過往人等看一看！」

勞天行面色陰沉，緩緩地說出了那樣一番話來！

胡千鈞的面色，不禁慘白，他心中實在是惱怒之極，他望着勞天行腰際的那柄彎刀，徐徐地道：「勞總鏢頭，這樣做，不是太過份了些麼？」

勞天行「嘿」冷笑着，伸指在腰際彎刀之上，「鏘」地一彈，道：「閣下不願意，大可再在屋頂上穿一個洞，闖出清遠鏢局去的！」

胡千鈞深深吸了一口氣，他未曾和勞天行交過手，自然不知道勞天行的底子，究竟如何。

但是，只要是學武之士，就明知道自己不是對方的敵手，在那樣的情形下，也必然會翻臉動手的。可是胡千鈞却在吸了一口氣之後，苦笑着，道：「不知勞總鏢頭，要將我鎖在門前，多少時候？」

勞天行聽得胡千鈞那樣反問，心中陡地呆了一呆。

一時之間，他還只當胡千鈞說的是反話，因為他提出來的條件，是如此苛刻，就算是一個小毛賊，被人家捉住了，鎖在門前，也必然會引為奇恥大辱的！

勞天行自然也知道胡千鈞的底細，但是在他趕到之時，胡千鈞正從史翠蘭的雙判官筆之下逃出來！如果不是他趕到，迎頭截住，胡千鈞也已走遠了！

由此可知，胡千鈞的武功也不會太弱，又怎會接受自己的條件？勞天行根本是一上來就準備動手的，這時，他聽得胡千鈞那樣反問，也只當胡千鈞是在故意調侃自己，是以他一呆之後，冷冷地道：「三天！」

胡千鈞緩緩揚起頭來，長嘆了一聲道：「勞總鏢頭，請吩咐貴局中人，拿鐵鍊來，我遵命就是！」

胡千鈞這話一出口，勞天行和史翠蘭兩人，不禁都睜大了眼睛，他們實在是難以相信！

胡千鈞竟會答應那樣屈辱的條件，願意鐵鍊加頸，在鏢局之前，示衆三日，那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勞天行和史翠蘭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都充滿了疑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們自然想不到胡千鈞的心意，因為他們所想的，和一般學武的人所想的並無不同，他們所想的，只是爭強鬥勝，從來也不懂得忍讓。

但是胡千鈞却懂得忍讓，他不但懂得忍讓，而且處處忍讓，當他才一聽得勞天行提出那樣的條件之際，他臉上慘白，那自然是他心中，惱怒之極。

但是，他却也立即想到，自己若是動起手來，或者可以逃得出去，但清遠鏢局的令名，必然受損，以後，鏢車走在道上，就容易出事了！

鏢車一出事，鏢局中人，自然難免死傷，清遠鏢局中鏢頭盈百，誰無父母妻小，他又何忍害得人家破人亡？比較起來，他自己示衆三天，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是以他才答應下來的。

可是，這清遠鏢局上下，可以說沒有一人，能够明白胡千鈞的那種胸懷！勞天行和史翠蘭，還會懷疑他別有

所圖，其他人，只當是清遠鏢局威名遠播，胡千鈞不敢生事，是以才不得不低頭了！

胡千鈞自然可以在衆人的神色中看出這一點來，但是他根本不想去說明辯白，他只求他自己的所作所爲，可以無愧於心就夠，何必求別人的了解？

當下，只聽得勞天行一聲斷喝，道：「拿鐵鍊來！」

立時便有兩名鏢頭，吆喝着走進來，胡千鈞仍然站着，他高大的身形，在大廳中顯得十分突出，但是看來也有一股異樣的落寞之感，彷彿他根本不是這個世界中的

人。

不多久，兩個鏢頭，便拖着一大盤手臂粗細的鐵鍊，走了出來，那盤鐵鍊自然是太沉重了，他們搬不動，所以只好拖了出來，鐵鍊在青磚的地面上拖過，發出「鏘鏘」的聲響，留下了一道深痕。

勞天行後退一步，自鏢頭的手中，接過了鐵鍊來。

史翠蘭在一旁立時道：「總鏢頭，小心些！」

勞天行全神貫注，胡千鈞却苦笑了下道：「史鏢頭，小可既已答應了，決不會使詐，倒可以放心。」

史翠蘭的臉上，紅了一紅，只是對胡千鈞怒目而視，並沒有再說什麼，勞天行拿起鐵鍊來，雙臂一振，「呼」地一揮，鐵鍊發出「嗆啞啞」一陣響，已向胡千鈞的頭上，當頭罩了下來。

胡千鈞仍然站着不動，他的臉色，也十分平靜，像他完全應該接受那樣的懲罰一樣。

鐵鍊一套到了胡千鈞的頸上，勞天行的動作極快，立時又從另一個鏢頭的手中，接過了一柄鎖來，「拍」地將鐵鍊扣住，道：「到大門口去！」

胡千鈞緩緩地向外走去，穿過了天井，鐵鍊拖在地上，「鏘鏘」地響着，在他的身後，跟着許多鏢局中的高手，一直到了大門外，鐵鍊又被牢牢地扣在一根石柱上，那石柱，本來是用來拴馬的。

幾乎是胡千鈞才一走出來，鏢局的門外，便圍滿了看熱鬧的人，人人都向胡千鈞指指點點。沒有人知道胡千鈞是爲什麼被鎖起來的，可是七嘴八舌，都當胡千鈞是被鏢局捉到的小毛賊。

胡千鈞閉上了眼睛，秋天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也有點燙熱，他不去看那些人，他只是在想，三天，那很快就會過去的，只不過是三天的時間而已！

他身子能够移動的範圍，大概不超過三尺，他也索性靠着石柱，站着不動，他倒並不覺得鐵鍊的沉重，沉重的只是在他心頭的那股重壓。

那股重壓，是他在江湖上流蕩了那麼多年，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江湖上的一切，實在是太險惡了，太沒有是非了，人和人之間，除了拳頭刀槍相見之外，根本沒有互相了解的機會！

他忍讓着，他不想和人去爭鬥，結果，他就得受羞辱，而當他忍無可忍的時候，他最後還是不免要出手，在關外，他何嘗未曾對李保隆苦苦哀求，何嘗不是飽受李保隆的凌辱，但結果又怎樣呢？

他苦笑了起來，他感到自己只是忍讓，還是不夠，最好自己生下來就是瞎子，聾子，看不到也聽不見人世間的不平事，那或者就可以不和任何人起衝突了！

他苦澀的笑容，和他滿是風塵的臉配合起來，有一股莫名的淒苦之感，然而，圍在他前面的那麼多人，有多少是在心中，會有那樣的感覺的？

胡千鈞被鎖在石柱上之後，勞天行向史翠蘭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起回到了鏢局中，勞天行立時問：「史鏢頭，這姓胡的，究竟是怎麼來的？」

史翠蘭壓低了聲音，道：「冀東三兇，早兩個月，便曾說要對咱們鏢局不利，你也知道的了？」

勞天行的神色嚴肅道：「不錯，但是他們三人，是我們手下敗將，倒也不必將他們放在心上。」

史翠蘭雙眉一揚，道：「總鏢頭，常言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去年冀東三兇劫鏢，大兇天煞計獨，被你斷了左臂，三兇妖巫施施嬌嬌，被我判官筆，刺瞎了左目，如今他們敢捲土重來，自然必有所恃！」

勞天行顯然心計不如史翠蘭細，聽得史翠蘭那樣說，他的神色，也變得十分嚴重，道：「莫不是他們已請到了什麼厲害的幫手，前來生事？」

史翠蘭道：「我看多半是那樣，是以連日來，我都命鏢局的弟兄，在各處通道守候，察看可疑的人物，這姓胡的單人匹馬，渡過了文安窪，四個弟兄起疑，喝問他到何處去，他一開口就說找勞總鏢頭！」

勞天行「哼」地一聲，道：「原來是那樣，那就不冤枉他了！」

史翠蘭又道：「而且，他還打傷了我們兩個兄弟！」

勞天行「噢」地一聲，道：「但是他何以又肯讓我們鎖在鏢局門口？現在他絕無法脫身，豈不是弄巧反拙了？這却令人難解。」

史翠蘭道：「他自稱在關外，殺了我師兄李保隆，他若有那樣的武功如何肯讓人鎖在門外？」

勞天行陡地一驚，沉聲說道：「如此說來，豈不是——」

史翠蘭冷笑一聲，道：「自然是夜長夢多，我看不如早些將他除去，以免後患！」

勞天行向外望了一眼，他雖然已到了大廳之中，但是向外望去，仍然可以看到，鏢局的門口圍了一大羣人，他道：「衆目睽睽之下，如何下手？」

史翠蘭道：「可以叫幾個鏢局中的兄弟去折辱他，他如果一出手，立時下手，是他先出手，衆目共睹，官府自然也就無法可說，總鏢頭看如何？」

勞天行點頭道：「不錯，鏢局中這幾天，正寄着一單價值巨萬的紅貨，冀東三兇或者就在動那批紅貨的腦筋，我們自然是先下手爲強的好！」

他們兩人一起穿過了大堂，向內走去。

在鏢局門外，圍着看胡千鈞的人，越來越多，更有一羣頑童，拾起了石塊，向胡千鈞拋了過來。

石塊拋在胡千鈞的身上，胡千鈞是練功夫的人，頑童能有多大力道，他自然不覺得疼痛，是以他連眼也懶得睜開來，頑童也就更加得意得哈哈大笑。

不一會，鏢局中，走出了三個雄糾糾的大漢來，其中一個，大踏步來到了胡千鈞的身前。

胡千鈞竟有人來到了他的身前，可是他仍然不睜開眼來，那人一到了胡千鈞的身前，揚起手，「呼」地一掌，便向胡千鈞的臉上攔來。

胡千鈞雖然閉着眼睛，但是那鏢頭的一掌，虎虎風生，十分有力，他萬無覺察不到之理！

他連忙向旁一偏頭，可是他的頸際，却被沉重的鐵鍊鎖着，一偏頭間，並不能偏開多少，只聽得「叭」地一聲響，已然被攔了個正着！那一掌的力道，還着實不輕，他的臉上，立時現出了一個手印來。

胡千鈞陡地睜開眼來，他所握的那一掌，實在太重，他睜開眼來時，眼前兀自金星飛舞不已。

胡千鈞喘了一口氣，他還未曾出聲，那鏢頭已然指着他的鼻子罵道：「臭賊，在文安窪之旁，傷了我兄弟的，可就是你麼？」

胡千鈞定了定神才道：「我才一上岸，四個人就想取我性命，我却是不能不出手，尚祈見諒。」

那鏢頭是存心來生事的，況且他的兄弟，確實在文安窪之旁，被胡千鈞一拳打斷了臂骨，他如何肯就此干休

勞天行的神色嚴肅道：「不錯，但是他們三人，是我們手下敗將，倒也不必將他們放在心上。」

史翠蘭雙眉一揚，道：「總鏢頭，常言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去年冀東三兇劫鏢，大兇天煞計獨，被你斷了左臂，三兇妖巫施施嬌嬌，被我判官筆，刺瞎了左目，如今他們敢捲土重來，自然必有所恃！」

勞天行顯然心計不如史翠蘭細，聽得史翠蘭那樣說，他的神色，也變得十分嚴重，道：「莫不是他們已請到了什麼厲害的幫手，前來生事？」

史翠蘭道：「我看多半是那樣，是以連日來，我都命鏢局的弟兄，在各處通道守候，察看可疑的人物，這姓胡的單人匹馬，渡過了文安窪，四個弟兄起疑，喝問他到何處去，他一開口就說找勞總鏢頭！」

勞天行「哼」地一聲，道：「原來是那樣，那就不冤枉他了！」

史翠蘭又道：「而且，他還打傷了我們兩個兄弟！」

勞天行「噢」地一聲，道：「但是他何以又肯讓我們鎖在鏢局門口？現在他絕無法脫身，豈不是弄巧反拙了？這却令人難解。」

史翠蘭道：「他自稱在關外，殺了我師兄李保隆，他若有那樣的武功如何肯讓人鎖在門外？」

勞天行陡地一驚，沉聲說道：「如此說來，豈不是——」

史翠蘭冷笑一聲，道：「自然是夜長夢多，我看不如早些將他除去，以免後患！」

勞天行向外望了一眼，他雖然已到了大廳之中，但是向外望去，仍然可以看到，鏢局的門口圍了一大羣人，他道：「衆目睽睽之下，如何下手？」

史翠蘭道：「可以叫幾個鏢局中的兄弟去折辱他，他如果一出手，立時下手，是他先出手，衆目共睹，官府自然也就無法可說，總鏢頭看如何？」

真正的嬰兒 專用濕巾來了



- 嬰兒換尿布時
- 小醫部的清潔
- 餐前餐後之衛生
- 媽媽生產住院期間之衛生
- 外出旅遊時小兒手脚及臉部之清潔等……

Mamicare
真正的嬰兒專用濕巾

媽咪可兒

隨時隨地●淨淨爽爽

總代理：
台灣媽咪可兒股份有限公司
杏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台北郵政信箱26-286號
電話：7042032(媽咪可兒服務專線)

一開即拉！
第一張已為您備妥
開小蓋即可抽用。



合格！
經臨床試驗
可預防嬰兒尿布疹

只聽得他冷笑道：「原來你有那麼大的本領，却何以被人鎖了起來當賊呢？」

胡千鈞嘆道：「閣下是鏢局的鏢頭吧，何苦與我過不去？我決不想與你們為難，你們又不是壞人，要不然，我也不會被鎖在鏢局門口了。」

那鏢頭厲聲道：「放屁，你是什麼東西，自己明白！」

他一面說，一面又再揚起手，又待向胡千鈞的臉上擲來。胡千鈞的頭被鐵鍊箍着，但他的雙手，却是可以活動的，那鏢頭才揚起，胡千鈞也陡地一伸手，突然之間，又將那鏢頭的手腕抓住！

那鏢頭未曾料到胡千鈞的出手，如此之快，他陡地一驚，立時怪叫了起來，道：「臭賊出手傷人了！」他一面叫，一面左手一翻，已拔了一柄匕首在手，精光一閃，已然向胡千鈞的胸前刺到。

胡千鈞人被鎖，避無可避，但是他已然握住了那鏢頭的手腕，却也不至於被對方刺中。

鏢頭被他拉得向外跌了出去，那一下自然刺了空，胡千鈞手一鬆，那鏢頭外跌之勢收不住，又跌出了三五步，才算是勉強站定了身子。

這一來，他不禁又羞又怒，怪叫了起來，另外兩人一抖手，各掣了一柄單刀在手，胡千鈞沉聲道：「我不想和你們動手，但如你們起了歹意，想來害我，那可就難說了！」

胡千鈞雖然被鎖着，但是，當他說那幾句話時，却另有一股攝人的力量，令得那兩人呆了一呆。

才被胡千鈞推出的那鏢頭，這時却怪叫着，向前衝來，他的手中，早已握了一柄明晃晃的鋼刀，一衝到胡千鈞面前，「呼」地一刀，當頭砍下。

胡千鈞一伸手，這一次，他並不握向對方的手腕，却只用兩隻手指，便已將刀身緊緊夾住。

他沉聲道：「閣下出刀之前，可曾想過，光天化日之下殺了人，官府焉能不加追究？閣下還可浪蕩江湖，你家中的老小，難道也跟你在一起？」

那鏢頭本來是怒氣沖沖，向前衝來，看來是非一刀將胡千鈞砍死不可的，在胡千鈞抓住了他刀身之際，他也不過是吃驚而已，但一聽得胡千鈞那樣說，他却陡然地呆了一呆，一時間講不出話來。

胡千鈞又道：「我是個不想無故與人爭鬥之人，你還是放過了我吧！」

胡千鈞一鬆手，那鏢頭的身子，立時向後退出去。他實在有點發怔，他一直只知道，武功不好的，被自己所殺，碰到武功比自己高的，當然是自己倒楣。可是如今，被鎖在石柱上的那大漢，武功分明在自己之上，何以他竟不願施展他的武功？

這是他從來未曾遇到過的事，是以他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才好，胡千鈞望着他，臉上却是充滿了誠意，那鏢頭的口唇動了動，可是却未曾說出話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吆喝聲，自大街那頭，傳了過來，有人在大聲叫道：「讓開！讓開！」

隨着叫嚷聲，便是一陣鏗鏘的車聲，和馬嘶聲，圍在鏢局前面的人，紛紛退了開去，讓出一條通道來，只見四匹駿馬，拉着一輛馬車，駛了進來。

那馬車裝飾得十分華麗，烏木的車身上，全都用銀絲盤出圖畫來，文安城不是一個大地方，那樣華麗的馬車，更是難得一見，眾人的視線，一時之間，全集中在那輛馬車之上，車一停，自車座上跳下兩個健僕，青衣小帽，一望而知是富有人家的僕僕。

這時，存心來找胡千鈞生事的那三個鏢頭，也感到難以下手，正退到了鏢局門口，一看到了那輛馬車，他們便停下了下來，只見那兩個健僕，來到門前，向他們一拱手道：「家主人要見勞總鏢頭，他老人家可在麼？」

那鏢頭看到來人如此氣勢，自然不敢怠慢，忙道：「貴主人是——」

那兩個健僕滿面笑容道：「滄州嚴百萬！」

那三個鏢頭在文安城清遠鏢局內辦事，如何未曾聽過滄州嚴百萬的大名？那嚴百萬乃是大河以北，方圓半里之內，數一數二的大富豪！

他們三人一起「啊」地一聲，兩個人已返身奔了進去，剩下的那個鏢頭，也忙道：「貴管家請稍候！」

那兩個健僕的聲音，十分響亮，「滄州嚴百萬」五字，圍在鏢局前面的那些人，全都聽到。

一時之間，更是人人交頭接耳，議論起來，各人都望住了車子，想看看嚴百萬這個大財主，究竟是什麼模樣，鎖在石柱上的胡千鈞倒被冷落了。

胡千鈞又閉上了眼睛，他只聽得鏢局之中，一迭連聲地叫了出來道：「有請嚴大官人！」

那兩個健僕來到了車門口，拉開了車門，只聽得車中傳來了一下咳嗽聲。

胡千鈞本來是閉着眼睛的，周圍不論發生什麼事，都

與他沒有關連的。

可是一聽到了那一下咳嗽聲，胡千鈞的心中，却陡然一動，突然睜開眼來。因為他感到那一下咳嗽聲，聽來十分耳熟，但他却根本未曾見過嚴百萬！

當他睜開眼來時，那兩個健僕，已在車門之旁，放上了脚踏，一個五十五下，穿着圍花錦袍的中年人，已經彎着腰，從車中向外，走了出來。

那中年人的行動十分遲緩，看來十足是養尊處優的模樣，他小心翼翼，踏在脚踏上，下了車。

當他下車之後，他直了身子，那時，勞天行已帶着七、八個鏢頭，迎了出來，勞天行滿面堆笑，道：「嚴大官人却是那陣風請來的，小地方蓬華生輝！」

嚴大官人笑着，看來十分雍容，道：「這位是勞總鏢頭麼？總鏢頭名震江湖，嚴某人來，有一件事拜托，拜托。」

勞天行笑着，道：「嚴大官人請進裏面坐，慢慢再說，定當効勞！」

嚴百萬和勞天行客氣着，嚴百萬伸開手，自他的腕上，現出一隻碧也似綠，粗如手指的翡翠鐲子來。

勞天行吃的是保鏢飯，珍珠寶貝，過目的自然不少，他一眼便看出，別的不說，單是這隻鐲子，就至少值一萬兩銀子，嚴百萬竟戴着它隨便上路，可知這次找上門來的，一定是一件大買賣了！

勞天行看到那隻鐲子之際，那樣想法，可是胡千鈞也看到了那鐲子，胡千鈞一看到了鐲子之後，他心頭登時怦怦亂跳了起來，失聲叫道：「勞總鏢頭！」

勞天行突然聽得胡千鈞一叫，停了一停，向胡千鈞瞪來，連嚴百萬也停下了下來，向胡千鈞望了一眼，勞天行連忙道：「嚴大官人請！」

嚴百萬的目光，在胡千鈞的身上，轉了一轉，道：「敢問勞總鏢頭，這位漢子却是什麼人？」

勞天行一聲冷笑，道：「江湖上有的是不知好歹不自量的人，這廝想來鏢局生事，是我饒他不死，他自願鎖在鏢局門前，以儆後來的妄人！」

嚴百萬頻頻點頭，道：「原來如此，貴局威名遠播，果然非同小可，我算是找到人家了！」

勞天行滿心歡喜，已然陪着嚴百萬，進了鏢局大門。胡千鈞伸長了頭，望着他們兩人的背影，又叫道：「勞總鏢頭！」

這一聲，勞天行不知是真未曾聽到，還是假裝聽不到

只聽得他的笑聲，傳了出來未聽他回答。

胡千鈞還想再叫第三聲時，兩個鏢頭已惡狠狠地搶到了他的身前，厲聲道：「你鬼叫作甚？」

胡千鈞忙道：「我和兩位說，也是一樣，兩位快去告訴總鏢頭，這嚴百萬，不是好人——」

胡千鈞的聲音十分低沉，而且，他的話才一出口，那兩個鏢頭，已然大聲哄笑了起來，兩人的笑聲，將他的語音，幾乎完全蓋了過去。

但饒是如此，嚴百萬趕車的那車夫，還是立即轉過頭，向胡千鈞望了過來。那車夫看來，年紀十分大，滿面皺紋，可是當他向胡千鈞望來之際，他的目光，却異樣尖銳，也異樣地兇狠。

只不過除了胡千鈞一個人之外，誰也未曾加以注意！

那兩個鏢頭一面笑，一面道：「臭賊，難道你倒反是好人？哈哈，別笑掉人的大牙了，趁早閉嘴！」胡千鈞着急道：「兩位，這事情非同小可，他是——」

然而那兩個鏢頭，根本不再聽胡千鈞的話，一個轉身，便走了開去，胡千鈞頓着足，圍在鏢局外的人也散開了，胡千鈞只見那車夫下了車，執着鞭子，緩緩地向他走了過來，到了近前，道：「閣下是——」

胡千鈞望定了那車夫，沉聲道：「你別理會我是誰，不論你怎麼裝扮，我倒認出你來了。」

那車夫不動聲色，只是笑着，在他笑的時候，臉上的皺紋更多，他徐徐地道：「我只是嚴百萬的車夫，還會是什麼人，你說笑了！」

胡千鈞一字一頓，道：「鬼猴兒王奇王三爺，你未免太委屈自己了，你們可是想打清遠鏢局的主意？」

那車夫話一說完，就轉過身去，當胡千鈞那樣講的時候，他略略一呆，但也並未轉過身來。

他慢慢地向鏢局大門走去，幾個鏢頭迎了上來，將他迎進了鏢局中，胡千鈞轉頭望着鏢局，連嘆了幾聲，他知道，清遠鏢局，已危在旦夕了！

清遠鏢局迎進去的嚴百萬，那一下咳嗽，那一隻鐲子，這全是黑道上出了名的高手，著名的心狠手辣的大盜，天北一霸佟明魂的標誌。

胡千鈞曾見過佟明魂一次，佟明魂和現在的嚴百萬，在外貌上並不相同，可是那鐲子，胡千鈞却認得出來的。

下期待續



鐵拳₃

夫狷傳／字題 ●

民澤胡／圖揮 ● 匡倪／文 ●

陰謀詭計

像天北一霸佟明魂那樣的大盜，到清遠鏢局來，打着滄州嚴百萬的幌子，他會安着什麼的好心？清遠鏢局的勞總鏢頭，將胡千鈞鎖在門口，可是胡千鈞一想到這一點，心中仍然焦急無匹！

在鏢局門口，一字排開，仍有四名鏢頭站着，胡千鈞略想了一想，又叫道：「列位鏢頭，隨便請過來一位，我有緊要的話要說！」

鏢局門口的那四個鏢頭，一起向胡千鈞望來，其中一個道：「這小子還在大呼小叫，待我過去，給點苦頭他吃吃，也好令他安靜些。」

那鏢頭說着，便大踏步向前走來，胡千鈞心中一喜，心想只要他肯走過來自己就可以告訴他了。

却不料那鏢頭只走了一步便已被另一人拉住。

那拉住他的鏢頭道：「二哥，別去惹他，這廝的武功很高，說不定他是另有圖謀，走前去豈不遭殃？」

那本來要向前走來的鏢頭一聽，立時不再向前走來。胡千鈞又叫道：「你們只管過來，我絕無異心，我有極重要的事要告訴你們，事關清遠鏢局的命運！」

可是，一任胡千鈞叫着，門口的那四個鏢頭，却再也不理睬，他們只是自顧自在說笑着。

胡千鈞急得雙手捏住了拳，他粗大的指節骨中，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沒有過多久，只聽得鏢局之中，又響起了一陣熱鬧的喧嘩聲來。

隨着那陣人聲，四名鏢頭，首先從鏢局門中搶出來。接着，便看到勞天行、史翠蘭兩人，陪着嚴百萬，也走了出來。勞天行和史翠蘭兩人，正滿面笑容，勞天行的臉上，更現出十分謙恭的神色來，一面走着，一面道：「嚴員外只管放心，一定遵命照辦！」

在他們的後面，則跟着那車伕，一行人出了鏢局，來到了那輛車旁，眼看嚴百萬已要登車而去了。

胡千鈞在這時候，陡地舌綻春雷，大喝了一聲叫道：「佟明魂，你假冒嚴百萬，安的什麼心？」

胡千鈞的聲音，極其雄渾，他這「佟明魂」三字，才一出口，所有的人，便已嚇得老大一跳！

因為天北一霸佟明魂，乃是黑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高手，雖然佟明魂還未曾找過清遠鏢局的麻煩，但只要是吃鏢局飯的人，沒有人不聽到了「佟明魂」三字，而可以不感到吃驚的！

所有的人中，史翠蘭性子最烈，反應也最快，胡千鈞話還未曾叫完，她雙臂一振，一對精鋼判官筆，便已擊在手中，雙筆相碰，發出了「鏗」地一聲響來，疾聲問道：「佟明魂？在哪裏？」

勞天行也「騰」地向外退出了一步，手按在彎刀柄上。而嚴百萬本來已然要跨上車去的，在那一剎間，他也陡地僵住了，在他身後的車伕，臉上更現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來，看來十分古怪。

胡千鈞勉力振動手臂，隨着他手臂的振動，鐵鍊「噹噹」亂響，他伸手指向嚴百萬一指道：「就是他！」

嚴百萬四面望着，看來十分惶急道：「他說什麼？」人人都為這個名字而震驚，未曾去細察，是由什麼人叫出佟明魂的名字來的，直到這時，史翠蘭和勞天行兩人，才知道叫的人是胡千鈞！

史翠蘭立時大怒，只聽得她一聲嬌叱，身子陡地一轉，「刷」地一聲，已然闖到了胡千鈞面前。

她一到了胡千鈞的身前，判官筆「騰」地已向前刺出！那一下攻擊，對胡千鈞來說，實是突如其來的，胡千鈞倉皇間一舉手臂，鐵鍊抖了起來，向判官筆迎了上去，鋒銳的筆尖，「鏗」地一聲，刺在鐵鍊上，順勢一滑

却已刺進了胡千鈞的肩頭。

胡千鈞本來，是可以避得過去的，但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却難以躲避，肩頭一被刺中，他發出了一聲怪叫，史翠蘭早已收筆後退！

史翠蘭退開了兩步，判官筆仍指着胡千鈞，餘怒未熄！胡千鈞肩頭之上，鮮血汨汨而下，但他却連看也不看自己的傷口一眼，仍然叫道：「那嚴百萬是假冒的，他是天北一霸胡明魂！那車夫是鬼猴兒王奇！」

可是史翠蘭却厲聲道：「你再在大呼小叫，我便割了你的舌頭，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胡千鈞陡然吸了一口氣，靜了下來。他明白了，就算他叫破喉嚨，也沒有用的，清遠鏢局中的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話，胡千鈞的心中，不禁一陣難過。

令他難過的倒還不是清遠鏢局中的人不信他的話，而是他知道鏢局為什麼不信他的話的原因！

他被清遠鏢局鎖在門口，鏢局中每一個人，就都以爲他一定將鏢局恨之切骨，這似乎是人的天性，有仇一定要報，在他們看來，一個被鏢局鎖在門外的人，還會關心鏢局的命運，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爲了一點小事就懷怨，懷了怨一定要報仇，這是鐵定不移的法則，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着那樣的一個法則，那麼，還有誰來相信他的話？

胡千鈞低下頭去，他看到了肩頭上的傷口，傷口很深，血還在流着，胡千鈞感到一陣陣的疼痛，但是他却只是低着頭，不再出一點聲音。他聽得嚴百萬在問：「這人剛才，在說些什麼？」

他也聽得勞天行陪着笑道：「嚴員外莫怪，這人是个癡漢，要不然，我們怎會將他鎖在門外！」

嚴百萬好像還很有興趣，他道：「這漢子剛才說我是假冒的，他說的那個什麼魂，却是什麼人？」勞天行仍然笑着，道：「那胡明魂是一個江洋大盜。」

嚴百萬像是吃了一驚，道：「那樣說來，我那五萬金子，豈不是……已有人注意了？」

勞天行忙道：「嚴員外只管放心，包在鏢局身上！」嚴百萬沒有再說什麼，好像是已經登上了車子，因爲胡千鈞隨即聽到了得得的蹄聲，轎轎的車聲。接着，胡千鈞便已聽到有腳步聲，來到了他的面前。

他仍然低着頭，只聽得勞天行狠狠地罵道：「臭賊子，你若是再胡言亂語，我不放過你！」

胡千鈞略抬了抬頭，他本來想對勞天行說，那是真的，這個嚴百萬，是假冒的，是胡明魂！

可是，當他一抬起頭來，看到了勞天行那副兇厲的神色之際，他要講的話，便又嚥了下去。

勞天行「哼」地一聲，憤然轉過身道：「史鏢頭，妳立時就帶着幾個弟兄，去走一遭。」

史翠蘭答應着道：「是，嚴員外的事，如果辦好了，以後傳了開去，遠近富戶，都會來找我們了！」勞天行「呵呵」笑着，由鏢頭擁着，走進鏢局去了！

鏢局的門口，登時冷清了起來，而天色也漸漸黑了。又過了不多久，只見史翠蘭一馬當先，帶着十來個鏢頭，全騎着駿馬，疾馳而去。

胡千鈞苦笑着，心知史翠蘭是被胡明魂騙走的，胡千鈞並不知道胡明魂安排了什麼妙計，但他也多少聽到了些。



時，清遠鏢局，就危如覆巢之卵了！

夜色更濃，深秋的夜，夜風吹來，已使人感到陣陣涼意，他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他慢慢地扯下衣服，紮了肩頭的傷口，鏢局門口更冷了，大門已關上，幾盞燈籠，在風中搖晃，那兩面旗子，被風吹得「刷刷」地作響。

胡千鈞急得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如果可以掙脫，那或者還能在半路上，幫助史翠蘭。可是那鐵鍊如此之粗，胡千鈞如何能夠將之掙得斷？

夜越來越深了，天才入黑的時候，在鏢局空地前的街道上，還有人打着燈籠走過，但是隨着夜深，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胡千鈞一個人在外面。

胡千鈞心中所想的，不是他自己如何能夠掙脫，他是在想，史翠蘭是不是已經中伏，中伏之後的結果又怎樣？那是一樁他看得明明白白的陰謀，清遠鏢局就要遭殃了，而他却無能爲力！

對於胡千鈞這樣仗義心腸的人來說，那實在是最痛苦不過的事情了！他開始用力地掙動鐵鍊，在深秋的夜晚，鐵鍊不斷發出「嗚嗚」的聲音。

可是，不論他如何用力掙，兒臂粗細的鐵鍊，却仍然牢牢地扣住了他，使他離不開那石柱！

他掙了足有兩盞茶時，突然之間他停下了下來。因爲在那一剎間，他看到對面街上，有一條人影，疾竄了過來。那條人影的來勢極快，竄過來之際，在那人的身邊，有閃亮的精光閃了一閃。

胡千鈞的心中，陡地一凜，那一閃精光，一定是一柄極其鋒銳的尖刀所發出來的！那是一個夜行人！胡千鈞沉聲喝道：「什麼人，快出聲！」

胡千鈞一喝，那人影「騰」地掠到了胡千鈞面前。他站在胡千鈞面前，只有五、六尺處，揚起頭來，映着鏢局大門口懸着的燈籠，所發出的搖曳不定的光芒，胡千鈞立時看清了那是什麼人。

而當他一看清了那人是誰時，他陡地吸了一口涼氣！那人就是日間，嚴百萬的「車夫」！只不過這時，他的面上，帶着一種十分奇怪的神情，令人一望，便心頭生寒，那是鬼猴兒王奇！黑道上知名的高手！

胡千鈞在吸了一口氣之後，立時道：「王朋友，果然是你，我總算未曾認錯你！」

王奇「桀桀」怪笑着，道：「你眼力倒不錯，只可惜清遠鏢局中的人，並不肯聽你的話！」

王奇頓了一頓，又奸笑了起來說：「而且，你以後也不會向清遠鏢局的人，再多囉嗦了！」

胡千鈞沉聲道：「那倒未必，我還是一樣要說的！」王奇的臉上，突然現出獠牙之極的神色來，道：「你不能說了！」他一個「了」字才出口，手腕突然一翻，他手中那柄兩尺來長，雪也似亮的尖刀，「刷」地一聲，已向胡千鈞當胸刺來，刀勢快到了極點。

胡千鈞大叫一聲，手臂一振，鐵鍊揚起，迎了上去。只聽得「鏗」地一聲響，鐵鍊和尖刀相碰，迸出了一串火星來，胡千鈞趁機拳頭向前一伸，打出了一拳。如果那不是他的手上扣着鐵鍊，他連手臂也伸不直的話，那一拳一定也打中鬼猴兒王奇了！

但這時，胡千鈞一拳打出，鐵鍊震動，王奇身子略向後一仰，就避了開去，王奇騰地後退了一步，身形一矮，一刀又向胡千鈞的腹部刺到。

胡千鈞再是一聲大喝，他身子猛地扭了一扭。那柄尖刀，帶起一股寒風，「騰」地一聲，緊貼着他的腰際，向前掠了過去，刀尖刺在石柱上。

王奇出刀的力道，當真重得可以，一刀刺中了石柱，火星四冒，石屑亂迸，石柱上被刺出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來。

而胡千鈞左腿一橫，已一脚掃出！

胡千鈞的一掃，一退，幾乎是同時發出的，鬼猴兒王奇的身形，已算得靈巧，他一刀不中，身形已立時倒翻了起來，可是他才一翻出，胡千鈞的一腿已掃到，「砰」地一聲，正踢在王奇的腰際！

那一腳踢中，鬼猴兒王奇的身子，立時如同斷線風箏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胡千鈞扯直了喉嚨叫道：「清遠鏢局，快出來捉賊，快來人！」

胡千鈞剛才和王奇動手之際，所發出的那兩下大叫，本來早已將鏢局中人驚動。但是值夜的鏢頭，人人皆知鏢局門外鎖着人，也都認出是胡千鈞的聲音，是以懶得出來看，及至胡千鈞大叫有賊，鏢局的大門，才「蓬」地打開，三個人跳了出來。

可是，等那三人跳出來之際，鬼猴兒王奇，早已就勢着地滾動，滾到了一個陰暗的角落之中。

那三個人跳出了鏢局，四面一看，不見有人，氣勢洶洶，奔到了胡千鈞的面前，喝道：「人在哪裏？」

胡千鈞是眼看着王奇向前滾去的，忙道：「在那邊！」

那三個人忙向胡千鈞指的方向奔去，但是他們立時奔了回來，破口大罵道：「臭賊子，沒地來消遣老爺，不

叫你吃些苦頭，你還不肯老實！」

胡千鈞怪叫起來道：「真有人，是鬼猴兒王奇，就是他，日間扮成了嚴百萬的車夫！」

胡千鈞在嚷嚷間，鏢局又奔出了好幾個人來。一時之間，空地之上，人聲喧嘩，七、八個人圍住了胡千鈞，千賊萬賊地罵，但是他們却也知道胡千鈞厲害，是以沒有人敢離他近些。

正照攔間，只見鏢局中又有人走了出來，當前一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勞天行，勞天行披着一件外衣，想是睡夢中被人吵醒的，怒氣冲冲，大踏步向外走了來一面在喝道：「半夜三更，吵些什麼？」

幾個鏢頭，立時向勞天行走了過去，數說胡千鈞的不是，勞天行立時向胡千鈞望來，只聽得他「哼」地一聲，道：「將這厮雙臂斷了下來！」

胡千鈞陡然一呆，就在這時，忽然聽得一陣急驟之極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傳了過來。

那馬蹄聲分明是向着清遠鏢局而來的，是以一時間，人人都抬起了頭向馬蹄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馬蹄聲來得真疾，衆人一抬起頭來，便看到一隊馬，馬上的人，個個伏在馬背上，正疾馳而來，轉眼之間，馬已踏上了青石板鋪出的空地之上，蹄聲聽來，也格外急驟，而且，各人也已看出，奔在最前面的一人，是個女子，正是史翠蘭。

在史翠蘭身後的十餘騎，也正是史翠蘭帶去的鏢頭。勞天行陡地一呆，連忙向前迎了上去，叫道：「史鏢頭，有了什麼？」

他向前掠去，馬兒向前衝來，兩下勢子，都極其迅疾，勞天行在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馬前。

而就在這時，伏在馬上的史翠蘭，陡地直起身子來。她穿着史翠蘭的衣服，騎着史翠蘭的馬，可是，她却決不是史翠蘭，她也是一個女人，可是却奇醜無比，只見她血盆也似的大口，突然一張，疾喝一聲：「着！」

隨着她那一聲怪喝，她一手拉着韁繩，一手抖動，已然拋出了一隻金絲虎爪，虎爪向着勞天行的面門，疾抓了下來，她怪眼圓睜，左目已眇，只有右目，在閃閃生着兇光，真是妖鬼不及其醜惡！

勞天行當那女人一直起身子來時，大叫了一聲，道：「施嬌嬌！」

他一面叫，一面身子向後，疾退而出，可是他退得雖快，只不過使金絲虎爪，抓不中他的面門而已，在他身形一退間，那隻和人手一樣大小，連着一根金鍊，五指銳利，有着倒鉤的金絲虎爪，還是抓進他的肩頭之中，

疾迅其極來衝前向兒馬

翠明園 真善美 翠明園

映聯赫赫節復光

星巨王天力火
本柯斯姆詹
王球撞飾
星巨獎金生醫哥瓦齊
夫瑞雪瑪奧
王克撲飾

今年全美創下一億
八百五十六萬美金
賣座空前紀錄香港
利舞台、倫敦、影
都三家首輪戲院聯
映高創港幣一百八
十九萬港幣高居暑
假冠軍。

術騙湖江新全
領本家看實真
手高球撞大十界世
將名克撲大八城賭
出演加參

牌王對牌王



。來過了滑前向，上板石青在，斧柄柄那，鬆一手

馬上那女人怪叫不絕，雙腿用力一夾，健馬仍然向前，旋風也似，捲了出去。

健馬向前衝出，被虎爪抓中了肩頭的勞天行，立時被拖倒在地，在石板上翻滾着，被拖向前而去。

勞天行在江湖上名頭極響，本身也極有真材實學，可是他剛才，只當伏在馬上，疾奔了回來的是史翠蘭，再想不到那會是冀東三兄的妖巫施嬌嬌！

他全然未曾防備，施嬌嬌猝然發爪，勞天行空有一身武功，却是一點也施展不出，這時一被拖了出去，痛得他號叫不已，想要翻身躍起，也是在所不能！

這一切，原是電光石火間的事，其餘的馬匹，也早已捲到了空地之上，勞天行一中爪，其餘的馬匹，知道不妙，可是馬上的十來人，也早已躍了下來，才一落下馬背，兵刃便紛紛出鞘。

那些鏢頭，倉皇應戰，在馬上那些人剛一落地之際，就被砍翻了五、七個，其餘的人更無鬥志，人人想向鏢局之內逃去，可是一逃，陣腳更亂了！

十二、三人中，只有兩個人，能够逃到了大門口的。而當他們逃到大門口時，施嬌嬌的健馬，也衝到了門口，她策馬直向大門之中，衝了進去，「砰」地一聲響，一直在地上被拖向前的勞天行，重重地撞在另一扇門上，只聽得他怪叫一聲，雙手握住了金絲虎爪的金鍊，用力一拉。

勞天行的武功，究竟非同凡響，他一拉之下，「拍」地一聲金鍊竟被他硬生生拉斷，他人也一躍而起，向旁退出了一步，那虎爪仍然陷在他的肩頭，秋風雖勁，可是他額上的汗珠却也是如雨而下！

而施嬌嬌已經策馬衝進了天井，跟在她後面的十餘人，也一湧而進，兩個才奔到大門口的鏢頭，如何敵得過那麼多的如狼似虎，有備而來的強徒？

他們連跨進大門的機會都沒有，身子便添了七、八處傷口，倒在血泊之中。只聽得施嬌嬌破鑼也似的聲音，自鏢局之中，響了起來，叫道：「見人就殺，見金銀就搶！」

在秋夜中聽來，妖巫施嬌嬌的叫聲，實是令人毛髮直豎！

胡千鈞眼着這一切，在利那間發生，他雙手緊緊捏着拳，指節骨「格格」直響。

就在那時，空地上一個受了重傷的鏢頭，掙扎着站了起來，他的手中，還執着一柄十分鋒利的宣化斧，他站

定了身子，鮮血自他的腰際如泉湧出。

胡千鈞一見這等情形，急叫道：「快將斧給我！」那鏢頭居然還能聽得到胡千鈞的叫喚，轉過了身來。可是，當他轉過身來之際，他却已經支持不住了，他的身子，向着胡千鈞，直跌了下來。

在他仆倒在地之際，手一鬆，那柄利斧，在青石板上，向前滑了過來，滑到了離胡千鈞身前三、四、五尺處，便停住了下來，胡千鈞忙伸手，想去拾那柄利斧，可是他却拾不到，他忙又伸出腳去，但仍然差了三寸，無法碰到那柄斧頭。

這時候，鏢局之中，刀劍相碰的鏗鏘聲，吆喝聲，慘叫聲，不絕於耳，胡千鈞却還是呆若木雞地站著。

胡千鈞抬起了頭來叫道：「勞總鏢頭，你——」

他本來是想叫勞天行拾起斧頭來，替他砍斷鐵鍊的，可是，他才叫了一聲，勞天行便發出了一聲怪叫，整個人跳了起來，「砰」地一聲響，撞在那半扇大門上，將那扇大門，撞得「呼」地向前，飛了出去。

門一向前飛出，勞天行便像是一樣，撲了進去！

胡千鈞急得頓足，清遠鏢局這一下，可算全砸了！

躺在廣場上的，已有十二、三人，被史翠蘭帶走的鏢頭，也有十二、三人，鏢局中還有多少人能抵抗的？勞天行撲了進去，又何濟於事？他想到這裏，突然大叫了起來，道：「不行！」

他決不能袖手旁觀，他一定要打這場不平！他竭力將足尖向前伸出，伸出去，伸得他全身的骨骼，在「格格」地作響，他的足尖，離那柄斧頭，漸漸近了，一寸，半寸，他終於碰到了那柄斧，他小心地用足將利斧慢慢地勾近來。

然後，他足尖一挑，將利斧挑了起來，一伸手握住了斧柄，立時一斧，向鐵鍊上砍了出去。

「鏗」地一聲響，利斧砍在鐵鍊上，鐵鍊在石柱上，留下了一個凹痕，斷了開來，胡千鈞又是一斧，又將鐵鍊砍斷，仍有一團鐵鍊，連着那柄鎖，在他的頸上，但是他的身子却已可以自由活動了！

他握着那柄利斧，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才一走進鏢局大門，他便呆住了。天井中，大廳上，足足躺着二十具屍體，只有勞天行一人，還在浴血動手，他的身上，已經受了好幾處重創！

和他在動手的是三個人，一個是獨臂漢子，一個是油頭粉面，鬼鬼子一樣的人，一個就是妖巫施嬌嬌，那三

個人，顯然已佔了極度的上風。

其餘的人，正在將一口一口的箱子，自內院中搬出來，打開箱子，將值錢的東西取起來，將不值錢的東西，拋在一旁，勞天行發出一下又一下的怪叫聲，可是和他動手的三人，却不住地笑着。

胡千鈞也看到了鬼鬼子王奇，和天外一霸佟明魂。佟明魂正在指揮着強徒，快些將箱中不值錢的東西拋去，又有兩個強徒，自內院中曳出了兩個婦人，一刀一個，將那兩個婦人砍死在地上。

胡千鈞看得血脈賁張，他兩步便跨過了天井，一腳踏進了大廳，便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巨喝！

那一下巨喝，令得大廳中所有的人，都呆了一呆！

和勞天行動手的那三個人，正是冀東三兄，也突然收起了兵刃，勞天行的身子一晃，用手中的單刀，支住了地，勉力地站定了身子，不致跌倒。

他出來的時候，是從睡夢中驚醒披着一件外衣，就走了出來的，是以連他的那柄彎刀也沒有帶！

胡千鈞站在大廳門口，滿面怒容，喝道：「好強盜，殺人越貨，還有天理麼？」

妖巫施嬌嬌發出一聲狼嗥也似的怪叫，仗着柳葉刀，就待跳過來，但是佟明魂却立時一擺手，道：「慢！」

只見他俯身，自他腳下，堆滿了金銀的箱子之中，取出了兩隻老大的金元寶來，在手中掂了掂，道：「朋友，見者有份，這是你的！」

他雙手一揚，「呼呼」兩聲，兩隻金元寶，已向胡千鈞，飛了過來，胡千鈞大喝，左拳已呼地擊出。那兩隻金元寶，每隻足有一百兩重，佟明魂揚手將之拋出，向前飛來的勢子，也是十分勁疾。

但是胡千鈞的一雙鐵拳，却是橫練的外門功夫，他拳才一擊出，「砰」地一聲響，便擊在一隻金元寶上，那隻金元寶立時反震了出去，撞在另一隻金元寶上，又是「叭」地一聲響，兩隻金元寶，一起向外飛了出去，撞在柱上，陷進了柱中。

妖巫施嬌嬌又發出了一聲怒吼，佟明魂却一聲冷笑道：「怎麼，可是還嫌少麼？」

胡千鈞厲聲道：「放屁，你當我是何等樣人？我要你們兩個難逃公道！再不能橫行！」

他一面說着話，一面已大踏步地，向大廳中走進去，

下期待續

4

胡千鈞一見這大廳，在對面兩的兩扇強徒，本來正在捉胡千鈞的，立是倉皇向後，退了開去。

胡千鈞的出手，快捷無比，左手突然一伸，已然將左邊的那一人，當胸揪住，他右邊的那人，揚起箱子，向胡千鈞逼來，胡千鈞右手一揮，利斧鉆出，利斧穿過了箱子，將箱飛去，恰好砍在那名強徒的胸口之上，那強徒慘叫一聲！

被胡千鈞一揪揪住的那匪徒，身子用力掙扎着，要手揮舞，可是他的心口被胡千鈞制住，全身力透一點也使不出來，雙手僵掉，也是軟弱得無力。

胡千鈞一聲大喝，道：「人人住手，將箱籠送回去！」

大廳上發生了事，正在到處搜索的匪徒，也都知道了，一時之間，佟明曉帶來的人，全集中到了大廳上，也人人都不出聲，確定了佟明曉。

那些大廳上，可以說得到的，只有那天行漢氣的喘息聲，那天行漢刀友身手，劍力，還有胡千鈞的平胸，這聲音還不至於震動在木上，但胡千鈞到了極點，前上倒有一大半人，也倒。

胡千鈞聽出那一聲大罵之聲，冀東三兇以及其餘所帶的人，都望定不許胡魏，顯是要他拿主意，但是勞天行却搖頭向胡千鈞走了過來。

在勞天行還是血裏的鐵上，現出了一股極其迷惘的神氣，也竟是不明白，何以胡千鈞在砍斷了鐵鍊之後，竟不殺他，來討付條胡魏！

因為胡千鈞被鎖在清遠鑛局門口，就是他勞天行下的手，難道胡千鈞竟不將這件事引為奇恥大辱？難道胡千鈞竟不是大林中的人？勞天行的口唇顫抖着，想要說些什麼，可是却一個字也講不出來。

佟明魏在胡千鈞的一聲大罵之後，呆了片刻，才冷笑道：「原來閣下和冀東三兇，那胃口也未免太大一些了！」

胡千鈞濃眉向上一揚，又喝道：「胡說，清遠鑛局中的金銀，不是客商寄存，就是一衆鏢頭，過着刀頭上蘸血的日子，用性命換來的，你們這些盜賊，却起了貪財之心，難道天下人人都和你們一樣麼？」

施嬌嬌實在忍不住，尖聲叫道：「佟大哥！」

佟明魏一直楚楚着，不令施嬌嬌出手的，但是這一次，施嬌嬌一叫，佟明魏立時點了點頭，

施嬌嬌的出手也頗快，佟明魏才一點頭，她身形已然

掠起，手中的柳葉刀，滿起一股銀光，「鏗」地一聲，已然向胡千鈞疾攻了過來。

胡千鈞也早已看出，眼前的情形，決不是憑着三言兩語，便能將這批強盜，打發出去的，是以他也早已有了準備，婉婉嬌旋風也似，滾了過來，胡千鈞左臂一擡，那被他抓住胸口的強徒，已向前面滾了出去。

那強徒乃是測着施婉嬌撲跌出去，他身不由主，向前跌出，眼前只見銀光閃耀，心知不妙，大膽一拋三站，是我！」

施婉嬌也知是那強徒跌來的，不是胡千鈞，而是自己人，可是，她那一刀去勢何等之猛，如何收得住？

那人這一下凌厲無匹的呼咄聲，元自在大廳之中滿漢，便已然聽到了「撲」地一聲響，施婉嬌的柳葉刀，早已砍進了那人的頸子，鮮血亂湧，那人的一顆頭倒到了一邊，可是身子還是在向前衝去。

緊接着，又是「砰」地一聲響，那人還在施婉嬌的身上。

施婉嬌的那一刀，下得實在太重，刀一下，那人便立時斷了氣，可是也由於死得太快，是以那人自然面無的反抗，雙掌一起揚了起來。

當那人撞在施嬌嬌的身上之際，他其實已經死了。然而，他疾揚而起的兩掌，還是挾着勁風，擊了下來。

妖巫施嬌嬌的武功，本來極高，可是她此際，一刀攻向前去，未曾攻中胡千鈞，反倒砍死了一個自己人，心中便不免大是慌亂，再加她做夢也想不到，那人分明已死了，還會有那麼大的力道！

當她被人撞中之際，她跟隨向後，退出了一步。緊接着，那人兩掌拍到，施嬌嬌目瞪口呆，「砰」兩聲響，那兩掌正擊在她的胸口！

那兩掌，是那個人，臨死之前，所發出來的，力道之強，竟如排山倒海一樣，施嬌嬌發出了一下狠嘔也似的怪叫聲來，陡地後退了兩步，口中鮮血狂噴。

這一切，本是電光石火，一剎那之間的事情！而胡千鈞在一將那人推出之際，便早知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是以他連看也不向施嬌嬌處看上一眼，一將人推出，身形一轉，身子縱起，「呼」地一拳，已經向站在大廳中間的佟明魂攻出！

他在攻出那一拳之際，是身形變動，連人一起撲了過去的，是以勢子更猛烈。就在他攻到一半之際，又聽得一聲暴喝，一個彪形大漢，掄起海碗大小的銅鎚，斜刺裏竄了過來，銅鎚迎着胡千鈞的那一拳，挾着勁風，直砸了過來。

那銅鎚看來十分沉重，使鎚的那漢子，腰粗膀圓，也是力大無窮，眼看拳、鎚將要相撞了！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人人都是當胡千鈞一定會收回拳去，另行發招的，那使鎚的大漢，也打定了主意，一等胡千鈞收拳，便立時趁機進攻！

可是，接下來的，却是出人意料之外，胡千鈞非但不收拳，拳頭反而向前伸出之際，他的指節骨上，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來，轉眼之間，「砰」地一聲響，拳頭正打在那柄銅鎚之上，只聽得那使鎚的大漢，突然之間，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緊接着，只見他手中的銅鎚，反震了起來，「撲」地一聲響，陷進了他的腦門之中，足有一大半！

而胡千鈞的左手，順手一撥，已將那大漢撥了開去。那大漢一被撥開，仆倒在地，立時就聲息全無了。

那大漢倒地身死之際，也恰是施嬌嬌後退、口噴鮮血之時，在施嬌嬌的身前，則又是一個頸際鮮血泉湧的死人，胡千鈞闖進大廳來，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便已大展虎威，斃了三個強徒！

胡千鈞一撥開了那使鎚的大漢，身子一縱，又是一步跨出，已來到了佟明魂的身前。佟明魂一揚手道：「各位兄弟，先將他圍住了再說！」

大廳中還有十來名強徒立時圍成了一個圓圈。冀東三兇中，那兇惡子一般的人，扶過了施嬌嬌，令她倚着柱，旁天行這時，也已勉力退到了柱旁，喘息着，所有的強徒，當他已是死了一樣，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注意力都集中在胡千鈞的身上。

旁天行只覺得舌焦口乾，他伸出舌頭，舔了一舔，舔到的却是又鹹又腥的鮮血。這時，他只希望胡千鈞能夠將佟明魂這一人，都殺個乾淨。

胡千鈞也知道他已被人圍圍住了，但是他却並不同頭向後看，雙目神光炯炯，望定了佟明魂。

佟明魂也真不愧是一等一的黑道高手，在那樣的情形下，他臉上却一點也沒有驚惶的神色。

他居然還微笑着道：「閣下的武功真不錯，若能與我們合作，倒是無往不利，不知閣下之意如何？」他說來十分輕描淡寫，倒像是胡千鈞根本和他，沒有什麼敵意

一樣，胡千鈞悶哼一聲，道：「看拳！」

他雙手一起捏着拳，雙拳互擊，發出了「砰」地一聲響，光從那下聲響聽來，倒不像是雙拳相碰，而像是兩塊石頭，重重擊在一起一樣，差的只是沒有發出火花來而已。

他雙拳一擊，右拳已「砰」地直搗而出，攻向佟明魂的胸口。

佟明魂的出手也真快，看來，他只是閒閒地站着，像是一點準備也沒有，然而，胡千鈞一拳攻出，他手腕一翻，「嗤」地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柄，足有八寸來長，雪也似亮，鋒利無匹的匕首！

那柄匕首一出，便向着胡千鈞的右拳刺了過來。胡千鈞的鐵拳功夫，極其了得，能將來勢沉重的銅鎚，硬生生地擊了回去，但是，對於如此鋒銳的匕首，他却是無法抵擋的，是以他右拳立時向下一沉，左拳又已打出，打的乃是佟明魂的右臂。

他這一拳，若是能正中佟明魂，那麼佟明魂的臂骨自然立時斷折，再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了。

可是，就在他一拳打出之際，佟明魂左腕又是一翻，精光再閃，在他的左手之中，又多了一柄同樣的匕首，仍是對着胡千鈞的拳頭，刺了過來。

胡千鈞吃了一驚，左拳又是一沉，佟明魂一聲怪叫，雙臂一振，兩柄匕首，蕩起了兩股精光，「噹」有聲，已還向胡千鈞的面門攻到。

胡千鈞的身子，只得突然向後，退了開去，他一退，背後金刃嘶空之聲大作，利那間，少說也有四、五柄兵刃，向他一起夾攻了過來。

胡千鈞並不轉過身來，他聽風辨位，聽出有一件長大的兵刃，來勢最疾，他反手一拳擊出，「砰」地一聲響，只聽得一下骨折之聲，他五指鬆開，順勢一抓，已將一柄大砍刀，奪了過來。

他一奪刀在手，向後橫掃一刀，將背後的人一齊擋開去。

那時候，佟明魂的雙匕首，又已攻到。但胡千鈞的大砍刀，却也高高擡起，直上直下，砍了下來。

胡千鈞那一刀，看來就像是莽漢破柴一樣，一點也沒有什麼招式來，但是卻拙中有巧，逼得佟明魂非向後退了開去不可！

佟明魂身形一晃，後退了一步，佟明魂一退，胡千鈞立時又擡起大砍刀，又是一刀砍下。

那一刀，和剛才的一刀，還是一樣，佟明魂又只好再後退，胡千鈞立時又逼向前去，第三刀又已砍出。

佟明魂的心中，不禁大驚，他手上的雙匕首，招式堪稱神出鬼沒，出招如風，而且，兵刃是一分短，一分險，他兩柄匕首，只有八寸長，施展起來，令人眼花撩亂，真是縱橫江湖，罕遇敵手。

可是此際，胡千鈞只是擡着大刀，直上直下地砍下來，招式笨拙之極。然而却大開大闢，恰好將他那一套小巧機靈的武功，完全制住！

佟明魂也看出，自己非被對方逼得一退再退，直到退無可退為止，可是當對方的大砍刀，挾着呼呼的勁風砍下來之際，他除了後退之外，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只好怪叫道：「你們是着作甚？」

佟明魂不叫，冀東三兇中的大兇天煞計獨、二兇粉煞伊眉，早已一步一步在接近胡千鈞。

等到佟明魂一叫，二兇粉煞伊眉，倏地向前欺來，他手中的兵刃，乃是一根極細的尖針。

那尖針約有兩尺長，握在手中，時硬時軟，他一欺向



前來，尖針已疾刺而出，那針十分之細，在向前刺出之時，竟連一點聲響也沒有。

而這種細針極其歹毒，專攻人要穴，此際，伊眉的那一針，便是攻向了胡千鈞的「臺台穴」的。

伊眉向前攻來，胡千鈞看不到，但是在胡千鈞對面的佟明魂，却是看得到的，他心中大喜，連忙身形一閃，在電光火石間，向後連退了兩步。

也就在此際，旁天行也看出了胡千鈞身在危境之中，他雙臂力竭，大叫道：「胡俠士小心！」

就在旁天行出聲一叫間，胡千鈞左拳已然反擊而出，他手臂長，出拳又快，就在伊眉手中的尖針，離他背後，只不過兩寸間，他那反手一拳，已「砰」地一聲，擊在伊眉的右臂臂彎之上。

只聽得「喀」地一聲響，伊眉的臂骨立時斷折。他臂骨一斷，手臂的前半截，便軟垂了下來，自然再也不能刺中胡千鈞，而胡千鈞右手大砍刀一擡，繞着他自己的身子，擡了一個圓圈，「噹」地一聲，刀鋒過處，將伊眉的雙腿，一起斷下！胡千鈞連停都不停，一步跨向前去。

當他一步再跨向前去之際，他的刀又已揚起，仍然一刀，直上直下，向佟明魂砍了下來！

這其間的經過，當真是疾逾電光石火，大兇天煞計獨，雖然是窮兇極惡之人，但是眼看著二兇伊眉，只不過比自己早了一步，便落得那樣的下場，也不禁呆若木雞，冷汗直淋，如何還敢再動手？

而當胡千鈞再度擡起大砍刀砍下來之際，佟明魂的情形，却是一點也沒有改善，仍然和剛才一樣，他只好再向後退一步，而那一退，他已退到了牆前，再想要後退，也是在不行了！

但是胡千鈞卻並不手，大刀又再度向下砍！

佟明魂退無可退，他明知對方的大刀，下落之勢，極其沉重，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也只好怪叫一聲，交叉擡起匕首，向上格擋上去。

只聽得「鏗」地一聲響，他那兩柄匕首，居然將胡千鈞的大砍刀，凌空架住！但是，胡千鈞手中的刀，却在

一寸一寸，向下沉了下去。

佟明魂額上的青筋，根根綻起，汗水如雨而下，奮力抵禦，但是他的手臂，却在不斷地向下縮，終於，胡千鈞的刀尖，已經離他的頭頂，只有寸許了！

佟明魂自知，對方的刀尖，只要再向下沉兩三寸，他的腦袋，一定要被當當中，劈了開來了！

他急得心膽俱寒，喘著氣道：「朋友……高抬貴手！」

胡千鈞喝道：「放下你的匕首！」

佟明魂手中的匕首，是硬生生將胡千鈞的大刀架住，使他的刀不能向下砍來的，此際，胡千鈞却令他拋棄手中的匕首，佟明魂不禁大驚失色。

他雖然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但是面臨生死的大關，他也不禁聲音發顫顫來道：「你……那你是決心取我性命的了？」

胡千鈞道：「我叫我放下匕首，只是不想殺傷你的！」

在他們說話間，胡千鈞的大砍刀，仍然在向下壓着，又壓下了寸許，佟明魂心知自己若不肯棄去匕首，也捱不了多久，聽對方的話，反倒是棄了匕首還可以有幾分的僥倖，是以他突然一鬆手。

他雙手一鬆，「噹」兩聲響，那兩柄匕首，便已落到了地上，而被他用盡氣力架住的大砍刀，也倏地向下，沉了下來，佟明魂在那一剎間，閉住了眼，只當自己已是死定了的了，可是，大砍刀在向下沉間，胡千鈞手腕略翻刀身已翻得了打橫。

是以，向佟明魂頭頂上壓了下來，不是刀鋒，而是刀身。

佟明魂感到頭頂上一股重壓，再睜開眼來時，方知自己是在鬼門關之前轉了一轉，並未曾身死！他喘著氣，胡千鈞已道：「佟明魂，你走了之後，還來不來？」

佟明魂苦笑著道：「若是再來，便是豬狗。」

胡千鈞又緩緩地道：「你們傷了清遠鏢局這許多人，本不該饒你們！」

胡千鈞的話還沒有講完，旁天行已經喘著氣，叫了起來，道：「別饒他們，胡俠士，不能放過他們！」

胡千鈞長嘆了一聲，四面看了一下，當他的眼光，在

來聲叫怪下一了出發，問之然突，漢大的鎚使那得聽只，上之鎚銅柄那在打正頭拳，響聲一地「砰」



！痛劇陣一，際腰的他了進棚經已尖刀，呆一地陡鈞千胡

那些強徒的身上掃過之際，那些人都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胡千鈞緩緩地道：「勞德鏢頭，他們也沒有佔了什麼便宜，死的死，傷的傷，唉！」

勞天行還掙扎着想說些什麼，可是他的身上受了好幾處傷，實在難以再支持下去了，他手一揚，話還未曾說出來，身子向前一栽便已跌倒在地。

胡千鈞皺了皺眉，又轉回頭來，道：「你明魂，你將史鏢頭他們一行人，怎麼樣了？」

史鏢頭他們一行人，怎麼了？「他們……他們中了伏，死傷過半，但還有七八個人，被綁住了……在離縣城不遠處的一個破廟之中。」

胡千鈞揚聲叫道：「清遠鏢局，還有人在麼？快出來！」

他大聲叫了幾聲，才見有七、八個鏢頭，從內宅中走了出來，這七、八個鏢頭，有的帶了傷，有的滿面全是塵埃蛛絲，想是剛才明魂帶着強徒衝進來時，他們不知躲在什麼地方，不敢應敵。

這七、八個鏢頭，一到了大廳之上，看到了大廳上的情形，精神不禁一振，有兩個搶到了勞天行的身邊，將勞天行扶了起來，其餘的人，則用奇訝的眼光，望定了胡千鈞，勞天行道：「你們……快出縣城去，史鏢頭他們，在城外的破廟之中。」

那七、八個鏢頭答應着，便向外奔了出去，不一會，便聽到蹄聲得得，想是他們已出城去了。

胡千鈞手中的大砍刀，仍然壓在明魂的頭頂上。

明魂不敢動，那六、七個強徒，也是面色青白，呆立着，不知如何才好。胡千鈞沉聲道：「你們自己，找繩子將自己綁起來，聽到沒有！」

明魂雖然道：「朋友，這……却是爲了什麼？」胡千鈞道：「你們糾集行兇，其罪難逃，我不殺你們，但是官法難逃，自然要將你們送官究治。」

那些強徒，連明魂在內，一聽得胡千鈞那樣說法，不禁盡皆面無人色，需知他們全是出了名的江洋大盜，鄰近幾個官府，不知下了多少海捕文書，畫形圖影，在追緝他們，一到官府，便性命難保！

明魂勉強苦笑着，道：「朋友，這未免過份些吧。」

胡千鈞「哼」地一聲道：「殺人搶掠，罪不可追，怎叫過份，總不成清遠鏢局的人全白死了！」

明魂面色鐵青，但是在如今那樣的形勢下，他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是以只好悶哼一聲道：「你們各人，聽他的吩咐，全將人綁了！」

那六、七個匪徒面面相覷，但既然是明魂這樣吩咐了下來，他們也是無可奈何，其中有兩個人，一面答應着，一面突然轉身，向鏢局之外撲去。

可是，他們才一向前竄出，胡千鈞抬起腳來，便向腳邊的一具屍體踢去，那屍體被胡千鈞一脚踢得向前疾飛而出，砰地一聲，撞在那兩人身上。

其中一人的頭顱，還恰好和那死人的頭撞在一起，只聽得頭骨迸裂之聲，那人的頭頂，被撞得凹下了一大塊，身子軟了下來，眼看活不成了，另一人被撞在臂上，重重向前，仆跌了出去。

他一下跌下，面門正好撞在門檻上，撞得他滿面是血，倒在地上呻吟，再也難以站得起來。

這些強徒，誰又甘心自己綁縛，聽憑鏢局將他們送到官府去究辦？是以人人無不想逃走，那兩個人，只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可是那兩人却連鏢局的門口都未曾出，便已一死一傷！

還有幾個人，看到了胡千鈞那樣神威，如何還敢動？胡千鈞再是一聲大喝，這幾個人，連忙各自抽下腰帶，你縛我，我縛你，都綁了起來。

這時，內宅中又有幾個鏢頭，走了出來，胡千鈞命他們將明魂也綁了起來，這道：「快去報知官府！」

大廳中的人，不是面無人色，便是倒在血泊之中，只有胡千鈞一個人，神威凜凜地站着。

是以，胡千鈞一說話，自有一股叫人不能不從的氣概，兩個鏢局中的趙子手，答應着便向外走去，但他們還未出門，勞天行便叫道：「且慢！」

兩個趙子手聽得是總鏢頭的叫聲，自然停了下來。

勞天行以刀支着地，慢慢向胡千鈞走了過來，他身子搖晃着，隨時可以跌倒，但是他還是支撐着，來到了胡千鈞的面前，道：「胡俠士，我有幾句話說。」胡千鈞道：「胡俠士，清遠鏢局，有什麼指教？」勞天行苦笑着道：「胡俠士，清遠鏢局，我……」

勞天行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語音極其痛苦，令人聽了，心頭也有一股重壓，說不出來的不舒服。

胡千鈞沉聲道：「勞德鏢頭，你雖然受了傷，但可以調養得好，史鏢頭也快回來了，鏢局中的財物又未失，雖然折了不少弟兄，但是明魂處心積慮，一無所獲，清遠鏢局却可以威名遠播！」

胡千鈞雖說是在安慰着勞天行，但是所說的却也是實情。不料勞天行一聽，「嘿」苦笑了起來，道：「胡俠士，威名遠播的是你不是清遠鏢局！」

胡千鈞呆了一呆，但是在利那之間，他還是明白了勞天行的意思，而當他明白了勞天行的意思之後，他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只是站著發呆了。勞天行繼續道：「胡俠士，你殺了那麼多人，立時聲名不脛而走，成爲大英雄大俠士了！」

胡千鈞苦笑了一下道：「天下哪有以殺人成名的英雄？就算真有那樣的英雄，不提也罷！」

勞天行像是根本未曾聽到胡千鈞的話一樣，只是自顧自地道：「清遠鏢局是你救的，以後，江湖上人人祇知有胡千鈞，誰還會將清遠鏢局放在心上？」

胡千鈞又呆了一呆，道：「在下生性淡泊，除了好管閒事之外，名利倒淡薄得很，決計不會將這件事去到處宣揚的，勞德鏢頭請放心就是。」

胡千鈞在說那幾句話時，他的心頭實在沉重之極！他剛才在闖進大廳來，面對着那麼多聲勢洶洶的匪徒之際，他豈有必勝的把握？他也是冒着性命危險來相搏的，當其時，他何曾想到自己會因此而成爲大英雄？他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然而，當他制服了明魂一干人之後，勞天行不是對他感激涕零，擔心的却只是清遠鏢局的名頭，被他蓋了過去，從此難以在江湖上立足！

胡千鈞的心中，思潮洶湧，但是他的話，語音却還是十分平淡，在他想來，他既然已那樣說了，勞天行一定該滿足了。

但是勞天行還是搖著頭道：「胡俠士，我——」

他講到這裏，身子突然一晃向前直跌了下來。

他就在胡千鈞的身前，他一跌，胡千鈞自然伸手去扶他，可是就在胡千鈞一伸手去扶他之際，他的身子，陡然一挺，手中的刀，疾揚了起來，直向胡千鈞的腰際，那一刀來勢，極其兇狠。

胡千鈞陡然一呆，刀尖已經攔住了他的腰際寸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胡千鈞簡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的腰際一陣劇痛，他身子便自然而然的向前一俯，而在一俯之際，他已經一拳向前打出，那一拳，正打在勞天行的胸口上！

下期待續

簡介生殖泌尿系統的胚胎學

膀胱尿道

背管的末端形成日後的共泄腔，使原口分離。是一層薄膜，胚胎約4—11長時，共泄腔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月形褶，另一則尿道褶，兩者日後相連。約在第七個星期時，與泄腔分成腹及背兩部。在尿直腸分離繼續發育時，共泄腔褶繞轉以外胚層表面向背尾後部，這種改變幫助共泄腔的分化。中胚層穿過共泄腔褶與腹帶索的尾端相連，形成日後的生殖管，再被腹壁分離，共泄腔在共泄腔褶破裂前分成二部，各另有獨立開口。腹帶索是原始尿生殖腔，與羊膜腔相連。

尿道生殖腔與中脊管連通，第七個星期時，中脊管與尿道小管各有獨立開口，而使中胚層組織埋於內胚層中。其繼續發育，中脊管向下移動，而尿道小管則向上移動，中脊管的中胚層則形成日後的膀胱三角構造。

尿生殖管門分成二部，一是尿生殖管，二是泄管。管的全部分裂，與輸尿管相連。

(1)尿生殖管與泄管形成泄管，泄管與泄管相連，形成日後的男性尿道，及女性的陰道。

第三個月時，尿道生殖腔擴大，形成上尿道，與泄管相連，尿道生殖腔陰部分仍成短小管狀，形成日後女性尿道及男性的前尿道，中胚層則分化成日後的平滑肌及尿道褶，第十二個星期時，可以認出典型的男性尿道及膀胱。

(圖二一四)

尿生殖腔位於Müllerian管之開口部形成日後尿道管，在男性它的形成前尿道尿道下部及尿道膜，陰囊則由尿道褶與生殖管連成。女性的尿道褶則形成日後尿道管，在女性它的形成前尿道尿道下部及尿道膜，陰囊則由尿道褶與生殖管連成。女性的尿道褶則形成日後尿道管，在女性它的形成前尿道尿道下部及尿道膜，陰囊則由尿道褶與生殖管連成。

前列腺

前列腺由尿道上皮層分化而成，這些管狀成長約在第十一到十六個星期完成，它們分支，再分支，而成一複雜導管系統，中胚層細胞在第十六個星期開始發育，而成前列腺外囊，在第二十二個星期時，肌肉層則發育一直到出生。

約有五對上皮層小管，形成五葉，分前、後、中、二個側面，最初這些小管分離開，以後再合一起，而無一定界限，各葉小管並不交結在一起。

前葉小管與其他葉小管同時發育，早期前葉小管較大，且分支較多，以後再逐漸收縮，而成圓形。胚胎上皮成長，後葉小管則較小較不分叉，日後向後發育成中葉而後成腺體後部，此可由直腸觸覺到。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察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開業執照：北市衛醫字〇二八二號
診察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

(即公路北站與承德路叉口)。

唐鈺醫師著



鐵拳

胡海民／圖插 ● 傅狷夫／字題 ● 倪匡／文 ●

5

「蓬」地一聲響，勞天行的身子，向外面跌了出去。他的身子，撞在一根大柱上，他口中的鮮血狂噴，跌了下來，他口唇抖動着，看來像是還想講些什麼，但是，只不過在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喀喀」聲，接着，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他已死去了。

胡千鈞用力按着腰際的傷口，鮮血自他的指縫中迸出。在驚愕間，胡千鈞只覺得眼前金星亂進，他緊閉的劇痛，令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彎了下來，他眼前一片模糊，幾乎什麼也看不到。而在那時，佟明鳴等幾個人，已一齊向外逃了出去。胡千鈞掩住傷口的手上，迅速地染滿了鮮血，濃稠的鮮血，還在大滴大滴地落下來，落在地上的青磚上，發了開來，又被青磚吸進去。他想起身來，可是那痛楚實在太劇烈了，令得他不能直起身子來，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勉力維持着身子不致跌倒。

一直到門外又響了一陣馬蹄聲，胡千鈞的神智，才從極度的昏迷中，清醒了些，他勉力直起身子來。他一起身子，就看到倒斃在地上的勞天行。在那一剎間，他簡直無法回憶起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無法想起勞天行是為什麼會死的！

他只記得自己是如何拚命拾起了那柄利斧，如何用力砍斷了鐵鍊，如何闖了進來，重創匪徒，趕走了佟明鳴，他也記得勞天行聲嘶力竭地為「胡俠士」。可是，接下來的事，究竟是在什麼情形下發生的？

也想不到為什麼自己替清道鏢局解了大危，却還會有那樣的结果。鏢局的大堂中，燭火十分明亮，越來越紅的馬蹄聲，也令得他的心中，格外煩亂。在燭火的映照下，地上的鮮血，看來格外地紅。而被佟明鳴帶來的人，自內堂中搶掠出來的珠寶，有

的還在箱中，有的散亂在地上，到處都是，有的還跌在血泊之中，一個強盜仆倒在地，但是他的手中，還抓着一錠黃澄澄的金子。

金珠寶石，在燭光下閃閃生光，因為腰際極度的疼痛，胡千鈞又慢慢地彎下腰去，而當他漸漸彎下腰去之時，他的視線，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金珠寶石的光輝，在他的眼前，幻成了一圈又一圈各種色彩的光芒，他緊緊咬着牙，忍受着。

馬蹄聲傳到最近時，像是有數十柄鐵鎚，一起向他頭頂上敲下來一樣，馬蹄聲突然停止了！

在馬蹄聲突然停止之際，胡千鈞又猛地抬起頭來。他看到人影閃動，火光騰躍，一個一個人，掠進了大堂來，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正是史翠蘭。

史翠蘭的面色鐵青，頭髮散亂，在她的手中，居然還提着一對判官筆，在她的身後，跟着十七、八個鏢頭，每一個人的臉色，都極其難看。

胡千鈞慢慢地挺直身子，當他的身子挺直之際，他腰際的傷口，鮮血出得更多，也更加劇痛。

他終於站直了身子。史翠蘭是直衝了進來的，但是她一進了大堂，便突然停下來了，她的視線，凝止在勞天行的屍體上，她的臉色變得更加鐵青，看來簡直不像是個生人。

她一步一步向前走來，走向勞天行的屍體，等到她來到了屍體邊上時，她才一字一頓，問道：「是誰殺了總鏢頭？」

她的聲音極其尖利，尖利得使胡千鈞幾乎要掩住雙耳，但是胡千鈞卻仍然僵立着，一動不動。

大堂中有幾個鏢頭，當勞天行突然在胡千鈞的身前，向外跌出來，跌倒在地上之後，一直只是呆若木雞地站着，直到此時，史翠蘭一問，他們才從極度的驚駭之中，醒了過來，道：「是他！」

當他們那樣說的時候，他們一齊伸手指向胡千鈞！胡千鈞的身子挺得更直，史翠蘭霍地轉過身來，自她的雙眼之中，噴出憤怒之極的神色來。

胡千鈞口唇哆嗦着，正要向史翠蘭解釋幾句。但是，他却一點聲音也未發出來。在那一剎間，他已完全記起了勞天行死前所說過的話！

那也使他明白，這時候，不論他說什麼，都是不會有用處的，史翠蘭決不會放過他的！

他喋血除邪，苦戰得勝，趕走了佟明魂，保全了清遠鏢局的財產，勞天行尚且不肯放過他，何況這時勞天行是死在他的手下了，他解釋又有何用？

他仍然挺立着，史翠蘭慢慢地走向他，逼近了一步。然後，只聽得史翠蘭發出了一下只有野獸才能發出的呼聲，手中的判官筆突然翻了起來，「噹」地一聲響，便已向胡千鈞的咽喉，疾刺而至！

史翠蘭進了大堂之後，她的動作都極其緩慢。可是此時，那判官筆的一刺，去勢卻是凌厲之極！

胡千鈞也發出了一下悶吼聲來，他一下悶吼聲，聽來也不像是人聲，而只有跌進了陷阱之中，而且已受了傷的野獸，才會發出那樣駭人的、絕望的聲音來。

隨着那一下悶吼聲，他身形疾轉，陡地向旁一側！「噹」地一聲響，史翠蘭手中的判官筆，在他的身邊掠了過去，史翠蘭向前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勁疾，是以一筆刺空，勢子收不住，人仍然向前疾衝了出去。

而胡千鈞那一閃，閃得十分及時，但是當他避開了史翠蘭的一擊之後，他却再站立不穩了。

他的身子，突然向前仆跌了下去，他的心中恨到了極點，恨沒有人能夠明白他的心意，他重重地一拳，擊向地上，只聽到「撲」地一聲響，他的拳頭，幾乎陷進了地



。去出了撞直外向子身，叫怪聲一是又他

上所舖的大塊青磚之中！他打出那一拳時，只是因為他的心中實在太憤恨難平了，他却没有料到，一拳打下去，那一拳的反震之力，將他的身子，震得向上直彈了起來！

他剛一彈起，史翠蘭也已倏地轉過身來，判官筆已向胡千鈞的後心，刺了過來。胡千鈞猛地一扭身，又是一「呼」地一聲，向前直打了出去。

在他打出那一拳之際，他根本看不清什麼了！腰際的劇痛，像是有塊燒紅了的鐵，不斷地在炙烙着他，那種難以忍受的疼痛，使得他額上的汗珠，比豆還大，向下滴了下來，遮住了他的視線。

但是，他還是可以看到自己向前打出去的那拳頭。那是一隻握得極緊，指節骨根根隆起的拳頭，這隻拳頭，曾打了不知多少不平，但是現在，他却是為自己的生命，在作幾乎沒有希望的掙扎！

他一拳打出，只聽得「鏗」地一聲響，正打在史翠蘭的那一支判官筆，史翠蘭只覺得虎口一熱，五指不由自主一鬆，判官筆已脫手向上飛起。

史翠蘭騰地向後，退了一步，胡千鈞的第二拳，又已打到，史翠蘭身形一側，尖叫道：「你們全在幹什麼？」

胡千鈞逼開了史翠蘭，那時，他只想到一點：如果再不走，那一定會死在清遠鏢局的大堂中了！

是以，他一看前面已沒有人攔阻了去路，他又是一聲怪叫，身子向外直撞了出去。當他向外撞去之際，他依稀看到有兩個人撲了上來。

那兩個人和他迅速接近，胡千鈞已完全不能還手，他只覺得當自己和那兩人接得最近時，肩頭上和大腿上，又是一陣劇痛，但是他仍然向外衝了出去，是以他的身子，撞在那兩個人的身上。

「砰砰」兩聲響，那兩個鏢頭被他撞得向外，直飛了出去，而他也已經衝出了大堂的門口。

他一出門，一股夜風迎面吹來，令得他精神一振。他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驚人了，以致停在大堂之前的十幾匹駿馬，也一起驚嘶了起來。

胡千鈞抓住了白馬的馬鬃，身子騰空而起。他才一上了馬背，只聽得「呼」地一聲響，一柄長劍，自門中直飛了出來，插在馬頭上。

那馬兒的身子立時向下倒去，胡千鈞也沒跌在地。但胡千鈞立時向前爬着，又爬到了另一匹馬前，那馬抬蹄向胡千鈞踢來，胡千鈞抱住了馬蹄，身子一挺，再度抓住了馬鬃，又翻上了馬背。

他伏在馬背上，用力一脚向馬腹踢去，那馬兒受了痛，四蹄揚起，向前直奔了出去。

等到胡千鈞奔出去時，史翠蘭趕了出來，她怪叫一聲道：「留十個人在局裏收拾，其餘的人全跟我來，這廝傷得十分重，走不遠的！」

她飛身上馬，跟在她後面的，有六、七個人，他們策馬向前奔出之際，還可以聽到胡千鈞的馬兒，在前面疾馳時發出的聲音，但當他們也策馬飛馳之際，他們的馬蹄聲便將胡千鈞的馬蹄聲蓋了過去。

胡千鈞卻聽到了後面傳來的，雷聲也似的蹄聲，他知道史翠蘭已在後面，率眾追上了！

他決不能給人追上，決不能，一追上，他就活不成了，他拼命地踢着馬腹，他身上的幾處傷口，痛得他要緊地咬住了牙關，才能抵受。

他終於奔出了街頭，奔到了荒野，那地方，離城牆已經不遠了，他再也沒有能力策馬前進了，他身子越滑越側，終於，自馬背上跌了下來。

馬兒仍然向前奔着，胡千鈞在地上滾着，滾到了一個

小土丘的旁邊，他向小土丘爬去。他爬進了小土丘內的灌木叢中，他仍然向前爬着，灌木的短枝，勾刮着他的傷口，痛得他大口大口地喘氣，他終於翻過了小土丘，向下直滾了下去。

他跌進在草叢之中，已經枯黃的野草，將他全都裹住，他睜開了眼，秋夜明亮的星星在閃耀着。

他雙手握着拳，拳在地上撐着，想要撐起身子來。但是每當他動一動，他身上的劇痛，就令得他冷汗直淋，他終於只好伏在地上，他喘着氣，他聽到那一陣馬蹄聲，在漸漸地向遠去，越來越遠了。

他略鬆了一口氣，史翠蘭已走遠了，找不到他了。他低頭，就着星月微光，看着他自己身上的創口，他苦笑着，他渡過了文安堡，只盼能在清遠鏢局中謀一份職，哪怕是人家不看重他的武功，他做一個趙子手，也是心甘情願，可以默然忍受的。

然而現在，他却全身浴血，倒在這裏！他慢慢地運着氣，過了足有大半個時辰，他才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間泥屋。

這時，他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自己能慢慢得到那小泥屋中，他如果能得到休息，那就可以慢慢地養傷了。他不需要人來照料他，他已經習慣了！

他在地上升起了一枝枯枝，支撐着，慢慢向前走去。那小屋看來，只有三、五十步遠近而已。

但是，雖然只有三、五十步，却像是永走不到一樣！他每向前走出一步，那間泥屋就像是不斷在他的眼前晃動一樣，當他來到近前，看到那間泥屋之中，有燈光透出來時，他已沒有了考慮的餘地了！

他來到了門前，身子向前一仆，「砰」地撞開了門，他也跌了進去，他仆倒在地上，臉貼在清涼的磚面上，一動也不能動，只是喘着氣。

當他伏在地上的時候，他看不到屋中的任何情形。但是，由於他的臉貼在地上，他的耳朵，也緊貼着地面，他却可以聽到，有腳步聲在向他的傳來。

他聽得出，向他走來的，不止一個人，而且，他還聽到了椅子移動的聲音，那幾個向他走來的人，本來自然都是坐在椅子上，見他撞開門，跌了進來，才離開了椅子，向他走了過來。

他仍然伏在地上，他已連最後的一分氣力也用盡了！他看不到向他走過來的是什麼人，但是，他却迅速地看到，在他的面前，出現了兩隻腳，那是已經有一個人，站在他的面前，那兩隻腳上，穿着鹿皮靴子，而在靴子上，全是斑駁的血漬。

那些血漬，有的已經凝成了褐色的斑塊，但是有的，却還未曾凝透，還是刺目的鮮紅色。

胡千鈞一看到那樣的情形，心便陡地向下沉了一沉。如果這時，他還有多少氣力的話，他一定一躍而起，但是，他却一點力氣也沒有，所以他只好伏着。接着，胡千鈞便聽得有人問道：「這傢伙是誰？」

在胡千鈞面前的一雙腳，右腳向上一挑，踢在胡千鈞的身上，將胡千鈞的身子，向上翻了一翻，變得臉兒向上，胡千鈞已然可以看到，在他身邊的是四個人。

當他看到他們身邊是四個人時，那四個人自然也看到了他，只見那四個人的臉上，都現出極其駭然的神色來，一起向後退了開去，但立時又圍了上來。

胡千鈞的視線仍然很模糊，然而，當那四個人，重又來到了他的身邊，而且俯下身來看他之際，他却也看到了離得他最近的那一張臉，是佟明魂。

佟明魂臉上，開始時還有着幾分訝異的神色。但是，他的雙眼之中，却已有閃閃的兇光現了出來，他的嘴角開始牽動，現出了一個譁笑來。



他立時站直了身子，伸腳踏在胡千鈞的胸口上，來回地搓動着，胡千鈞的身子十分長大，但這時，他却無力反抗，身子隨着搓動而左右地搖擺着。

尋胡千鈞，鏢局中只有幾個鏢頭，再也不提防他會捲土重來，他是一定可以順利得手的了！

胡千鈞想到了這一點，心中的難過，實是無與倫比！

他勉力支撐着，他用的力道是如此之甚，以致他全身骨骼，都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來。

這時，胡千鈞全然未曾考慮到他自己的生死問題。如果船沉了，那麼他當然活不成了，但是他却一點也不在乎。

簡介生殖泌尿系統的胚胎學

共泄腔若未能分化，則成持久性共泄腔，分化不全則造成直腸膀胱或直腸尿道瘻管。光若下降不全，或無法下降，則造成尿生殖管等，依其程度而定。

生殖基膜的發育若比正常要後些，則使海綿體在尿生殖腔之後，造成日後的尿道上裂，情況更壞則造成膀胱外翻，尿道摺若無法融合則產生各種程度的下裂尿道，這種情形，由於它的機轉作用，決不延伸到尿道球體前，此與尿道上裂情形相比較，則上裂尿道通常都會包括整個尿道而至深部。

性腺

許多造成胚胎生殖系統的構造都由其他系統而來，它們的再適應生殖功能是繼發性，其早期分化是依性別獨立而切，每一胚胎都具有雙重生別形態，而其最終走向生殖獨立則是因生腺的決定。

原始的性腺是第五、第六個星期在尿生殖脊處加厚出現。在第六個星期，性腺會有表層的生殖上皮，及內層胚芽。內層胚芽是由外層上皮向內生長而成。

第七個星期，性腺開始有睪丸或卵巢的性質。一般而言，卵巢比睪丸分化的時間較慢。若性腺發育成睪丸時，腺體向後位移，腺體體積增大它與中腎相接的部位則成性腺繫膜，生殖上皮層細胞形成塊狀，而突向生殖繫膜，胚芽則成睪丸的基底，形成綢狀連接睪丸結，後者再分化成三—四個子結，而成日後的生精管，是精子產生的地方。

他身在一艘船，那船上還有五、六十人，都用竹篙在撐着船，他也看到，佟明魂坐在船頭上。

下期待續

唐
鈺醫師著

若性腺發育成熟時，它亦與繫膜連接，長在尾部，內胚芽在第九個星期分化成初期皮質及髓質，髓質中再長出一個細胞塊，而形成原始的卵巢網，在三四個月時，內層細胞塊成為幼小的卵，一層新的皮質形成，永久性髓質亦完成，皮質分化成含有卵的卵泡。

A 辜丸：除了它早期向後移外，辜丸離開腹腔，降入陰囊中，在胚胎第三個月時，辜丸位在骨盆內，有一纖維肌肉帶由辜丸的下端連向前腹壁的肌肉層，而終結在陰囊的皮下組織中。辜丸停留在腹股溝中直到七個月時，它再穿過腹股溝，約在第八個月時抵達陰囊腔中。

B 卵巢：除了早期降內移，卵巢與生殖的組織相連，再與正在發育的子宮陰道相連，在卵巢及子宮間部份形成卵巢圓韌帶，而在子宮及大陰唇間形成子宮圓韌帶，這些韌帶用以防止它的再度下降，卵巢進入骨盆內，最後位在尿生殖繫膜上，陰道突形成，長向陰唇，在待產時多數仍然是封閉。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主治內科、外科、婦科、兒科。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開業執照：北市衛醫字〇二八二號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
(即公路七占良成裏客運站前)



鐵拳

完

民澤胡／畫揮●夫狷傳／字題●匡倪／文●

澤民
一九五六年

佟明魂來到了胡千鈞的身邊，伸脚在胡千鈞的太陽穴上，輕輕踢了一腳，喝道：「你也該醒了！」

胡千鈞五指倏地一翻，向佟明魂的足踝疾抓而出。可是這時，他身受重傷，動作總不免慢了許多，他手才揚起，佟明魂一縮脚，「哈哈」一笑，道：「好像伙，居然還想和我動手，站起來！」

佟明魂一面說，一面身子一俯，拉住了胡千鈞頸際的鐵鍊，用力向上一拉，將他的身子直拉了起來。胡千鈞的頸際，一直帶着鐵鍊，當他被佟明魂那樣地扯起身子來之際，他只感到一陣窒息。

佟明魂手臂一抖，道：「先請你到大船上去歇歇！」他手臂一抖，五指一鬆，胡千鈞的身子，向上直飛了起來，重重地跌在大船的甲板之上。

胡千鈞才一落在甲板上，計獨便已一步趕了過來，踏住了胡千鈞的頭，佟明魂厲聲道：「小心踏死了他！」

計獨怒吼道：「這種人還留着來作什麼？」

佟明魂笑道：「我們要避上三、五個月風頭，不將他來消遣，却憑什麼打發時光，到我們要走時，自然不會放過他的。」

計獨道：「除非答應由我殺他，不然我這就踏死他！」

佟明魂身形一晃，已上了船道：「計老大，我說放開他，難道我說的話，竟不算數了麼？」

計獨仍然怒道：「我們三人，有兩人死在他手——」

計獨的話還未講完，佟明魂突然揚手，五指如鉤，已向計獨的頭頂之上，疾抓了下來。

計獨一聲怪叫，頭向外側了一側，但是却未能避開那一抓，他一隻手連忙抓住了佟明魂的手腕，想將佟明魂的手拉開去，但是佟明魂的五指，在漸漸收緊，只聽得格格連聲，鮮血自計獨的七竅中滲了出來。

計獨張大了口，他可能想講些什麼，但是鮮血自他的口中不斷湧出，他只在喉間發出了一陣「咕咕嚕嚕」的聲音，不消多久便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這時，還有四個強徒，全都呆若木雞，望着佟明魂。佟明魂轉過頭來，在他的臉上，現出猙獰之極的神色來道：「你們全看到了沒有？這便是不聽我的話所有的結果，你們全看得清楚一些！」

那四個強徒一齊戰戰兢兢道：「看……看清楚了！」

佟明魂一聲冷笑，「砰」地一拳，擊在計獨的胸前，同時，右手五指一鬆，計獨的身子，飛出了船舷，「撲通」一跌進了水中，水中冒起了一串水泡，計獨的身子，已向水底下直沉了下去。

在那一剎間，胡千鈞的心中，不禁產生了一線希望！因為他已看出，另外四個強徒，一定也活不長的了，因為佟明魂一定要獨吞這一大批金銀的！

佟明魂的一隻脚，仍然踏在胡千鈞的胸口，胡千鈞只覺得心口發甜，氣血翻湧，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他又聽得佟明魂吩咐道：「拿浸了油的牛筋來！」

那四個強徒立時答應着，爭先恐後，奔進船艙去。胡千鈞這時，已經在半昏迷狀態之中，全然不知道接下來又發生了什麼事，他只覺得身子被捉了起來，手腕上和足踝上，好像傳來一陣劇痛。

但是，那種感覺，對胡千鈞而言，却全像是十分遙遠，他感到自己似在半空之中飄飄蕩蕩，終於，什



●那強徒手中鋼鞭，呼呼動，繞着明修他左右盤旋。

麼也不知道。而等到有了知覺之際，他感到了一股涼意，他慢慢地睜開眼來。

在月色下，蘆花映起一片白，天色又黑了，他還在文安壩中，除了文安壩，哪裏也不會有這麼多的蘆葦。他身上又傳來一陣劇痛，但是那陣劇痛，反令他清醒了些，令他奇怪的是，他竟站著。

但是他立即弄清楚了，他並不是站著，而是手、腳一起被縛在船尾的檣架之上，他用力掙了掙，手腕一陣痛，他勉力轉過頭去，看到手腕上緊緊縛着的是浸了油的牛筋，縱使他未曾受傷，也掙之不斷！

胡千鈞深深吸了一口氣，秋風涼浸浸地，有幾片蘆花，隨着秋風，向他的臉上，拂了過來。

胡千鈞可以看到，船艙上還有燈火，有一個人正粗着嗓子在哼淫褻的小調，另有一人，大著舌頭在道：「修大哥……我們得在這裏住多久？」

修明魂冷冷的聲音，也從船艙中傳了出來，道：「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你性急麼？」

那人怕是酒喝得差不多了，是以講起話來，斷斷續續，不是十分連貫，道：「我倒不是性急，只是船上沒有粉頭，這三個月的時光可難熬得很！」

修明魂冷笑道：「那好辦，你出來，我有辦法。」修明魂人隨聲出，從船艙中走了出來。胡千鈞連忙閉上了眼睛，只見一個強徒身子搖晃，也跟在後面，還有三個人，在艙中向外探頭探腦地看著。

那強徒才一走出來，修明魂突然轉身，倏地出手，便向他的咽喉之上抓去。修明魂出手快絕，那強徒已有七八分醉，根本未曾有任何提防。

及至修明魂五指，如同鐵鉗也似，鉗住了他的喉嚨，那強徒陡地睜大了眼，看來酒也醒了，他雙手亂揮亂舞，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只見修明魂的五指，越收越緊，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來，那強徒的臉色，由紅而紫，簡直變成了紫薑色，雙眼怒凸，樣子可怖到了極點。

前後還不到一盞茶時，修明魂手一鬆，「咕咚」一聲響，那強徒已跌倒在地，早已氣絕了！

在艙門口的那三個人，看得目瞪口呆，簌簌地發着抖。修明魂冷笑一聲道：「陰司之中，粉頭可多着哩！」

那三人你望我，我望你，面色青白，修明魂緩緩轉過頭，向他們三人望去，三人不由自主，一起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修明魂道：「你們三人如何？」

那三人忙道：「我們……我們但憑修大哥的吩咐。」

修明魂道：「那還好些，我們有的是金銀，還愁下半世不快活麼？將這廝的屍體拋到水中去！」

那三人一起出了艙，他們的身子不住發着抖，其中一個，才一出來，便「撲」地跌了一跤。

修明魂立時冷笑道：「看你們膽小成那樣，日後分了金銀上路，你也必然會露出馬腳來的！」

那人驚至面無人色，忙道：「不，不，我不會的！」

修明魂却自顧自道：「你露了行藏，却累大家！」

那人雙腿一曲，撲地跪下道：「修大哥，你行行好，我上有八十老娘，你千萬不能……」

那人話未講完，修明魂已喝道：「似你這般膿包，遲早出事，不如早些了結，免致後患！」

那人像是自知必無倖理，也不知道是哪裏來的勇氣，突然一挺身站了起來，大叫道：「修大哥，你——」

可是，他那句話未曾說完，修明魂已突然出手，五指如鉤，向他當胸抓了過來。那人大叫一聲，也不趨避，右手一揚，食、中兩指，向修明魂雙眼疾插而下！

跟着修明魂來行兇的那些強人，本也是黑道上窮兇極惡的人，修明魂一心以為自己武功高，一出手就可以致

對方於死命，一時之間，却未曾料到，對方在臨死之際，豁了出去，居然也會行此絕招！

這時，修明魂的五指，已將那強徒胸口，牢牢抓住！但也就在此際，那強徒的雙指，也已戳到，修明魂急忙一偏頭，他躲得雖快，但是雙方的距離十分近，却也難以避得過去，那人本來是雙指插他雙眼，修明魂頭向左一偏，偏開了三寸，左眼已然避開，可是右眼，却被那人的手指，直插了進去！

只聽得「波」地一聲響，那人的一隻手指，插進了修明魂的右眼之中，修明魂在那剎間，實在是痛徹心肺，他五指陡地一緊，一陣「格格」響，已將那人胸前的肋骨，抓斷了五、六根之多。

緊接着，只見他左手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匕首，霍地向上揚起，自下而上，削向那人的手腕。精光一閃，那人發出了一下悶哼，身子向後退去，手腕已被削斷，斷口之處，血如泉湧。

修明魂雖然斷了那人的手腕，但因為那人的一隻手指，插進修明魂的眼中，插得極深，是以雖然整隻手都被齊腕切了下來，但是斷手仍留在修明魂的眼上。

修明魂大叫一聲，手臂一振，他手中的匕首，突然電射而出，在一旁的另外兩個強人，看到忽然之間，事情有了這樣的變化，實是目瞪口呆！

而就此際，匕首突然飛到，那兩人中的一個，身子突然向上一挺，那匕首齊齊正正，插進了他的咽喉之中，那人手掩在咽喉上，連退了幾步。

當他退到了胡千鈞的身前時，身子向後一倒，已然死去，他臨死之前，雖然握住了那柄匕首的柄，但是却已沒有力道將那柄匕首拔出來了！

他的屍體倒撞在胡千鈞的身上之後，才斷了氣，是以他靠着胡千鈞，身子並沒有倒在甲板之上。

修明魂在飛出匕首之後，才握住了那斷手，向外一拉，將手指自他的眼窩之中，拔了出來。

隨着手指被拔出，一股鮮血，立時湧了出來。

修明魂的神態，本就猙獰，這時，他一隻眼睛，只剩了烏溜溜的一個深洞，血如泉湧，看來更是鬼怪不如，只聽得一陣「格格」響，手指骨盡被踏斷。

那斷手的強徒，退到了艙口，還想轉身逃進艙去。但是，他身子還未曾轉過去，修明魂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大叫聲，手伸處已拉住了他的頭髮。

修明魂將那人直拉了過來，重重地摔在甲板上。然後，他伸腳踏住了那人的面門，却睜着一隻怪眼，向那碩果僅存的那個強人，望了過來。

那強人的面色，在月色下看來，簡直比蘆花更白！他勉強在他蒼白的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來說道：「修大哥……我唯命是從，你不必懷疑我！」

修明魂「桀桀」怪笑了起來，也不知是他心情激動，還是他眼中劇痛，他一面笑，一面身子在發着抖，他尖聲道：「你放心，我一個也不會留！」

他一面講着話，一面腳下在漸漸地加重力道。只見那被他踏住了臉的那強徒，另一半臉，在慢慢陷進甲板之中，他的眼珠先被踏爆了出來，接着，七竅之中，鮮血泉湧，可是他還未曾死。

胡千鈞不由自主，喘起氣來，他雖然多年闖蕩江湖，也不是未曾見過爭鬥殘殺，但是像那樣踏住了一個人的頭，將那人慢慢踏死，他却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抬起頭來，那咽喉中匕首死去的人，就靠在他的身前，咽喉中的匕首，順着匕首的柄，在滴着血。胡千鈞一看到這樣的情形心中便陡地一動！

他立時用力伸過頭去，當他在伸過頭去之際，那死人的身子，搖了一搖，胡千鈞忙用力斜了斜肩頭，仍將之扶住，他一張口，已咬住了那柄匕首。

當他咬住了那柄匕首的柄時，一股濃重的血腥味，直鑽入他的肺腑之中，那是人血的腥臭味！

在那剎間，胡千鈞五臟翻騰，幾乎要嘔吐了起來。但是他却竭力忍着，他定了定神，咬住了匕首柄，將匕首慢慢向外拉出來，同時，他翻着眼，向前看着。

只見修明魂的腳底，突然一搖，那被他踏在腳下的強徒，頭顱骨已全被踏碎，自然死於非命了！

另一個強徒手在腰際一抹，「嗆啞啞」一聲響，已抖了一條三棱鋼鞭在手，在月光下看來，一十七節，每節三面鋒稜，鋒銳得在閃閃生光的鋼鞭，泛起了一片藍殷殷的光芒來，那人道：「修大哥，既是那樣，那麼，我自也沒有束手待斃之理！」

修明魂怪笑道：「自然，若你能趁我受傷，殺了我，滿船的金銀，也全是你一個人的了！」

那人後退了一步，手中的鋼鞭輕輕抖了一抖。

修明魂被插瞎了一隻眼睛，那人可以說是佔了上風，但是修明魂威名遠播，那人雖然被逼動手，可是他的心中，也十分害怕，緊張得在發抖！

胡千鈞看到修明魂和那強人，誰也未曾注意他，是以他又鬆了一口氣，竭力轉過頭去，等到他的頭轉到了不能再轉時，他突然鬆開了牙齒。

那柄被他咬住的匕首，在他一鬆口間，便落了下去。那柄匕首如果落到地上，那麼胡千鈞就沒有希望了。那柄匕首落了下去之後，却落在他手腕之上，和木架之間，胡千鈞咬着牙，用力將手腕向前逼去，鋒利的匕首，割破了他的手腕，但是他還是向前逼着，直到他聽到了一下輕微的「拍」地一聲。

胡千鈞的心中，一陣狂喜，那是牛筋已被割斷了一股所發出來的聲音！他用背脊壓住了那柄匕首，匕首割進了他的背肉之中，他的雙手勉力向上抬着，終於又是一「拍」地一聲，再割斷了一股牛筋。

這時，船身在劇烈地搖晃着，因為修明魂和那強人，已經動起了手來。

修明魂究竟才是才受重創，是以他的行動，說什麼也沒有未受創前那樣靈活，一動手，肩頭上又被鋼鞭拉過，劃出了一道尺許長的口子。

那強徒手中的鋼鞭，「呼呼」舞動，只是守住了門口，並不急於進攻，修明魂繞着他左右盤旋，兩人的腳步，都十分沉重，踏在甲板上，發出「蓬蓬」的響聲來，聽來實在是驚心動魄。

在蘆葦叢中，本來有一大羣水鴨子棲息着，這時也被船上驚天動地的聲響，驚得振翅飛了起來。

而胡千鈞已逼斷了第三股牛筋，他雙手已鬆動了！修明魂漸漸向前逼去，只見他突然之間，身子一側，在甲板上一下打滾，那強徒一見有機可趁，「呼」地一鞭，向下直砸了下來。修明魂身子一滾，滾了開去，那一鞭正好砸在甲板上。

甲板的木板，又堅實又厚，但是那人的這一鞭，砸得實在太大力，「叭」地一聲過處，竟砸穿了甲板！

那人連忙一振手臂，待將沉向甲板的鋼鞭，拉了出來，可是就在此際，修明魂手按在甲板上，雙腳已然一起向上飛起，「砰」地一聲，踏在那人的面門之上！

剎那之間，只見那人的面門上鮮血迸濺，那人慘叫着，身子向後疾退而出，但是他還是握着鋼鞭不放，在他身形後退之際，將鋼鞭自甲板的裂縫中拉了出來。

修明魂雙腳踏了那人的面門身子一挺躍起。

那強徒的武功也極高，只見他面上血肉模糊，可能根本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了，但是他手中的鋼鞭，仍然在亂

揮舞，勢子十分之猛烈。

佟明魂才一躍而起，鞭梢便「呼」地一聲，掠到了他的面前，幾乎已被掃中，佟明魂身形一矮，鋼鞭貼着他的頭頂，呼嘯掃過，佟明魂反手一探，已抓住了那人的右腕，那人怪叫一聲，一鞭反鞭而至！

佟明魂在出手去抓那人的手腕之際，早已料到，自己的一抓中了對方的手臂，對方一定會反鞭鋼鞭，來攻自己的背部，是以他才一抓中對方的手腕，立即一鬆手，身子也疾向外，滾了開去。

那人一鞭反鞭，本來是砸向佟明魂背部的，他那時實在已什麼也看不清了，但是手腕被人抓住，却是可以知道的，由此也可知佟明魂是在身前，是以他才迴轉來攻佟明魂的，哪裏料到佟明魂突然鬆開了手？

佟明魂一面向外滾開，他那一鞭，「呼」地掃空，變得向他自己的面門上，直砸了下來！等到他覺出不妙，想要收住勢子時，如何還來得及？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他的三鞭鋼鞭，齊齊正正，砸在他自己的前額之上！

那一鞭的力道極沉，一砸中了他自己的前額，幾乎沒有將他的頭顱，齊齊一起割了開來。

那人身子向後倒，骨碌碌地滾進了船艙之中。

佟明魂自甲板上了起來，喘着氣，發出一陣又一陣鬼魅也似的笑聲來。胡千鈞聽得身子在不由自主地發着顫，他已經割斷了四股牛筋，在他忍痛掙扎下，他雙手已可以自由地活動了！

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仍然放在身後，身子挺立着。佟明魂笑了好久，才霍地轉過身來，他看到胡千鈞睜大着眼，他先是用一隻眼，兇光閃閃地瞪着胡千鈞，然後，慢慢地向胡千鈞走了過來。

胡千鈞的拳越握越緊，握得連他自己的指骨也生痛。佟明魂來到他的面前道：「好，輪到你了！」

胡千鈞道：「不，佟明魂，我看輪到你了！」

胡千鈞的話才出口，手已揚起，「呼」地一拳，鐵鎚也似的拳頭，已向前打出。

那一拳是來得如此突然，胡千鈞離得佟明魂又近，電光石火之間，「撲」地一聲響，一拳正擊在佟明魂的胸口上，佟明魂陡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他在退出了一步之後，還能低頭向他的胸口看去。他的胸口，陷進去一大片，而鮮血也在那裏間，自他的口中，湧了出來，他抬起頭來，一張口，鮮血更是狂湧而出，他「喀喀」地笑着，笑着，笑着，鮮血在打滾，發出像漱口一樣的聲音來。

他望着胡千鈞，在他的鼻孔中，也有濃稠的鮮血湧了出來，他一隻眼睛是烏溜溜的深洞，而另一隻眼睛，則睜得老大，眼珠像是要突了出來一樣。

胡千鈞立時閉上了眼睛，不再去看佟明魂。但是胡千鈞也知道，自己已經閉得遲了一步！

佟明魂臨死之前，已經印進他的腦中！

他今後這一輩子，只怕再也不會忘記佟明魂慘死前的情形了！他知道佟明魂絕活不成，因為他知道他的鐵拳

，是如何地有力。當他閉上眼睛之後不久，他聽得「咕咚」一聲響，那是佟明魂跌在甲板上的聲音。

在那一剎間，胡千鈞突然感到了極度的疲倦！

他的身子慢慢向下滑來，他也不及去割斷足踝上的牛筋，就伏在甲板上，喘着氣，他不知伏了多久，才又抬起頭來，自甲板上拾起那柄匕首，割斷了腳上的牛筋，跌跌撞撞，走進了船艙中。

船艙中燭火明亮，他端起酒壺來，連喝了三口酒。然後，他抹了抹嘴，找到了一些刀創藥，塗抹在身上，又扯開了衣服，將身上幾處大傷口紮好，又回到了船尾，拉起了錨，搖着橈，向前搖去。

船身「刷」地擦着蘆葦，令得蘆葦一蓬又一蓬飛了起來，落在甲板上，就被甲板上的蘆葦吸住，蘆葦也迅速地變成了刺目的紅色。

胡千鈞抬頭看看天，從天上的星星，辨別着方向。他要將船搖回文安縣城去，因為船上，全是清遠鏢局的金珠寶貝，他用力地搖着，雖然每一下搖動，他全身的骨節都像要散開了開來一樣。

船在向前緩緩地前進，穿出了濃密的蘆葦叢，在清冷的月色下，可以看到微波泛光的水面了。

胡千鈞也看到，遠處有不少燈火，在閃爍着，還隱隱有人聲傳了過來。胡千鈞仍然向前搖去。

他漸漸地接近燈火，接近人聲了，他抬起手臂來，抹了抹汗，汗水滲進了他的傷口中，又令他感到一陣劇痛。兩艘小船，正飛快地向他搖來。

胡千鈞停下了橈，倚在橈架上喘着氣，小船上挑着燈籠，他已看清了，在一艘小船上的，正是史翠蘭。小船離大船還有丈許遠近，史翠蘭便已一躍而上。胡千鈞的聲音很嘶啞，他叫道：「史翠蘭，佟明魂和強徒全死了，清遠鏢局的財寶全在船上！」

史翠蘭望着甲板上的屍體，也望着混身是傷的胡千鈞，她怔怔地站着，她在那裏間，甚至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直到兩個捕頭模樣的人，也躍上了船來，史翠蘭才道：「你，你是想到文安縣城去？」

胡千鈞點頭道：「是。」

史翠蘭又問道：「你到縣城去，却是想作什麼？」胡千鈞望着史翠蘭道：「我想將這一船金銀珠寶，送還給清遠鏢局，那是清遠鏢局的東西！」

史翠蘭的身子，在微微發着抖，她的口唇也哆嗦着，她過了好一會，才進出了一句話來，道：「那麼……你爲了什麼，你究竟想要什麼？」

胡千鈞實在是疲倦極了，他甚至疲倦得連再講話的氣力也沒有了，他緩緩地說道：「史翠蘭，我……不想要什麼，但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要一匹馬，我想要趕路，而我的馬……死在貴局鏢頭之手。」

史翠蘭的身子，抖得更劇烈了，在她的眼中，進出了淚水來，但她顯然不願給胡千鈞看到她在流淚，是以她立時轉過了頭，望着閃光的水波。

那兩個捕頭一上船，就進了艙中，這時已走了出來，

齊聲道：「史翠蘭賊賊全在艙中，妳可要去點點數，看看是不是少了什麼，再好好追查。」

史翠蘭緩緩搖了搖頭道：「不必了，我知道什麼也不會少的，這些東西，全是胡俠士拚着命，替我們找回來的，胡俠士——」

史翠蘭轉過身去，來到了胡千鈞的身前，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還未曾開口，胡千鈞已道：「史翠蘭，千萬別那麼說，勞總鏢頭，就是因爲不喜歡我擊退了佟明魂，是以才……暗算我的。」

史翠蘭柔聲道：「胡俠士，我不會的，胡俠士，你可肯留在清遠鏢局之中？幫幫我的忙？」

胡千鈞的眼中，閃起了一絲難得的光彩來。但是那絲光彩，却是一閃即逝，他搖了搖頭道：「我雖然還要到貴局去，我頸上的鐵鍊，鎖還未開。」

史翠蘭不由自主，伸手握住了胡千鈞的手臂，她充滿了希望，道：「然後，你肯留下麼？」

胡千鈞笑着，道：「史翠蘭，勞總鏢頭，總是在我拳下的，我怎能再留在清遠鏢局之中？」

史翠蘭鬆開了手，低低地嘆了一聲，胡千鈞向前走出了兩步，在甲板之上，蹲了下來。

這時，又已有了不少差役、鏢頭，都上了船，每個人都知道胡千鈞殺了佟明魂，是以他們都用欽佩的眼光望着胡千鈞。然而胡千鈞却感到很麻木。

他並不覺得那些人現在望着他的目光，和他被鎖在清遠鏢局的門口時，人家看他的目光，有什麼不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實在是再微妙不過的，他還是他——胡千鈞一直都是胡千鈞，爲什麼別人對他的觀感，前後會有那麼大的分別，完全當他是兩個人呢？胡千鈞找不出答案來。

天濛濛亮亮的時候，船靠了岸。

胡千鈞和衆人一起上了岸，史翠蘭一直在他的身邊，但是他們兩人，却一直一句話也沒有說。

到了鏢局，立時有人替胡千鈞打開了頸際鐵鍊上的鎖。

而史翠蘭則牽着一匹駿馬，來到了胡千鈞的身前。胡千鈞接過繩繩來，在他接過繩繩的一剎間，他和史翠蘭打了個照面，他看到史翠蘭的一雙眼睛，十分明澈深邃，正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胡千鈞仍然沒有說什麼，他牽着馬向外走去。

他牽過了鏢局前的廣場，翻身上了馬，史翠蘭明媚深邃的大眼睛，還像是一直在他眼前晃動着。

馬兒越跑越快，胡千鈞心中，只想着一件事，他從史翠蘭的眼中看出，史翠蘭已經完全了解了他，明白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但是，再向前去，是不是有人還能那樣了解他呢？他抬起頭來，天色漸漸明了，似乎在街石上，已有一層薄薄的霜花，胡千鈞並沒有回頭的打算，不論江湖風波如何險惡，他仍然要向前去，一直向前去！

完

飛針

看不見、聽不到、又細、又快、又準！暗器中的暗器，要命的「飛針」；緊張、刺激、懸疑，令人心跳的「飛針」；香江大俠倪匡，又一中篇力作，將在本刊和你碰頭

請看第142期

金人整形專科

是！影視紅星一致推薦從北到南
全國唯一連鎖美容整形專利醫院

塑造您：
■迷人的風姿！
■豐滿的乳房！
■美麗的面龐！

本院 台北市成都路103號
院 (國賓戲院斜對面)
：TEL: (02) 3314225.3141400

皺紋 疤痕消除 双眼皮 笑顴 豐額 豐頰 隆鼻 下巴 狐臭根除 體毛根除 婦女整形 整形救星

不痛不腫照常工作
一次完成永不變形安全可靠
技術超人服務親切
生命誠可貴！美麗價更高！

隆乳專門醫院

北三廣字第690318 高二衛字第10931
分高 雄市六合二路210號
院 (華園飯店斜對面)
：TEL: (07) 2212511



金人信譽第一
金人技術第一

專治硬塊，手術失敗者